

四部叢刊續編子部

容齋隨筆

三筆卷一至卷十六  
四筆卷一至卷十六  
五筆卷一至卷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

四部叢刊續編(五一—五二)

容齋隨筆(二冊) 宋洪邁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

1984年12月



會通館印正容齋隨筆序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博而不約者有矣未有不博而能至於約也容齋隨筆書之博者也提綱挈領博而能約者也書成於宋學士洪景盧學者歆羨而未得其真者久矣太醫院醫士吳郡盛用美得之於京師士夫欲版其行邑宰邢君陽民用而未行適僉憲雷公水利江南巡行吾錫遂致禮會通館以達君志嗚呼

# 燧生當

文明之運而活字銅版樂天之成苟以是心  
至應之惟謹况士夫以稽古爲事君以愛  
民爲心而公禮意兼至者乎雖然學者徒  
務其博而不能反說以至於約則是書爲  
糟粕豈公之所望於人者哉

弘治八年中秋錫山華燧序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  
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  
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  
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  
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頤  
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滿  
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  
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

盡於此也案是時逸少春秋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閑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据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竒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

因攄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  
以詔兒姪冀爲四筆它日嘉話慶元二年六  
月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第一卷 十四則

晁景透經說

武成之書

邛彤鄺商

管晏之言

象載瑜

漢志之誤

共工氏

上元張燈

漢將軍在御史上

宰相參政負數

七夕用六日

張士貴宋璟

朱崖遷客

第二卷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萊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許黜落  
趙充國馬援

後漢書載班固文  
漢人希姓

絳灌之才名

魏收作史  
題詠絕唱

### 第三卷 十九則

兔葵燕麥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北狄俘虜之苦

李元亮詩啓  
東坡和陶詩

元魏政功臣姓氏  
孔戣鄭穆

陳季常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文用謚字

侍從轉官  
姦鬼為人禍

曹子建七啓  
監司待巡檢

薦士稱字著年  
十二分野

公孫五樓  
兄弟邪正

### 第四卷

十五則

第五卷

十七則

三豎子體

從官使者

銀牌銜兀贅

舊官銜兀贅

宣告錯誤

禍福有命

宰相不次補

文臣換武使

舜事瞽叟

樞密稱呼

九朝國史

省錢百陌

吏胥侮洗文書

軍中抵名為官

真宗北征

外制之難

孔子正名

求興天書

張詠傳

樞密名更易

仁宗立嗣

東坡幕樂天

油汚衣詩

州郡書院

縛雞行

北虜誅宗王



何韓同姓

第六卷 十五則

蕨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已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朝川圖跋

謝朓志節

白公夜間歌者

滅指入官人

琵琶亭詩

唐昭宗贈諫臣官

韓蘇文章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第七卷 十四則

執政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宗室補官

赦恩為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除官  
趙丞相除拜

太一推筭  
唐昭宗恤錄儒士

### 第八卷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四六各對

忠宣公謝表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 第九卷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馮道王溥

枚放債負  
周玄豹相

銘鏹滄浪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司封失典故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迹屏風  
僧道科目

梅翁雜詩  
卷之三  
三十一  
字金月

射佃逃田

孟字義訓

葉晦叔詩

周世宗好殺  
向巨原詩

# 第十卷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納綉綉尺度

唐夜試進士  
朱梁輕賊

坎離陽陰

前執政為尚書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鐘

禰衡輕曹操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司封贈典之失

堯源行  
辰巳之巳

# 第十一卷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仕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 第十二卷

眇泰秋娘三女

顏魯公詞堂詩

閔子不名

曾皙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鍾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免直學士院

忠言嘉謨  
大賢之後

### 第十三卷

鍾鼎銘識  
再書博古圖

犧尊象尊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僧官試卿

政和宮室  
大觀筭學

十八鼎  
宗室參選

四朝史志  
元豐庫

五俗字

### 第十四卷

三教論衡  
政和文忌

夫兄為公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親除諫官

綠竹玉芻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請受

左傳有害理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鄰望鄰

第十五卷 十八則

內職命詞詩

蔡京除吏魏獻公

尊崇聖字

滕字訓書

周禮奇字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詘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今客

之字訓變

第十六卷 二十則

蹇氏父子

神臂弓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奏獄疑獄

醫職冗濫  
唐世辟寮佐有詞

切脚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佛曾卍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郡縣主壻官

門焉閨焉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終

容齋三筆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透經說

景透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

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

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

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

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

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

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

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

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

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

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

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

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

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末不得用

中手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非也其



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數土治水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孛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劓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無赦威不可訖老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而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

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  
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至  
而東方角亢七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  
豈有七宿七十七宿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  
此夏至之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  
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公之說所辯  
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  
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  
外餘畢見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  
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  
云作詩者不必有詩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  
作無乃感歎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  
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  
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為繼  
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  
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漢  
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  
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人采芣綠

之序駢蔓無益膠木日月之序爲自戾定之  
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  
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  
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  
亦未敢輒言但其中云秦康公隳穆公之  
業日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  
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  
佗無良師傅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  
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  
年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  
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  
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於母家則不  
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以申佗亦爲不  
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詆厲以耳目奪夫不  
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不  
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

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鄺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十里送公其難散逃亡之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爲人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鬻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

卷之三十一 一字銀版甲

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亡  
可躋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  
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間酈無事  
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  
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紿之出游使周勃  
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  
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  
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為之一言此  
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為侯又以罪免惜  
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  
紂之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  
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  
制正朔追尊古公季為王是說之非自唐  
梁肅至于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論然  
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然

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  
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為狄所迫  
逐安有肇基王迹之明文王但稱西伯焉得  
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  
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  
也至編簡舛誤持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  
古曰象載象與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  
章云象輿輶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  
師古曰象謂縣象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也  
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說案樂章詞意正  
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  
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  
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  
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朝隲首  
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管子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  
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  
無厭謂之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  
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  
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  
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  
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  
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  
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  
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  
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爲一書必不誤  
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

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

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

而不王周人舉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

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

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

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

然左傳郊子所叙黃帝炎帝五代所各官共

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

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

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

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為王明矣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為社前所紀謂

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

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為誕罔洪氏

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

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

水治歲在

卷之三十一

五

會通錄



而為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  
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為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  
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  
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  
桑穀共主於朝劉向以為商道既衰高宗乘  
敝而起既獲顯榮息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  
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頗注曰桑穀  
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  
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  
自云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  
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  
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  
為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  
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  
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  
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

為僖願無所辯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  
為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此自是隱為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  
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為  
成公時其它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  
顏雖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誠  
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  
懿王子叔繡所封顏引左傳郟雍曹滕文之  
昭也為證亦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壘舊川  
之劇泰山之肥成皆以為肥子國而遼西之  
肥如又云肥子奔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  
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  
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  
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虜池河皆  
注云虜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與注云  
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  
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  
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成彊於五

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

卿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

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各奏曰丞相

敞大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遼將軍明友

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遼將軍明友

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

上不必前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

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正月望日夜游

觀燈是其遺事而今日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

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

各一日以看燈

本朝京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

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

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  
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案

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又  
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  
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  
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  
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  
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  
且各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  
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負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  
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  
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  
古是爲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  
倫爲相盧多遜參政

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和二年文彦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巖一參惟至道二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温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衡推牒詞云前件官又在相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靡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昏紹興中胡邦衡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

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  
荷枷紼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  
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  
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旣蒙垂問切  
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知  
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  
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  
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  
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  
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  
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  
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  
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  
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  
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  
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

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丞釋之明皇開元三  
 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賤睦  
 州刺史姚崇為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為相  
 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  
 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  
 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  
 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絜采  
 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  
 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  
 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蔌雜  
 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氏化韓語也然釣於  
 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  
 與山穀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終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  
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  
衡為平原文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  
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  
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  
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  
與為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  
今之說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為而効之邪  
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因  
以擅政事卒為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  
哉

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  
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  
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緡細一千九十七  
萬



蠟正三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

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畧具此方

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嘗能為害今

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嘗知救弊之術為

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

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

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

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使如初約先入

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

立耳非有功德何以得王主約今定天下皆

將相諸君與籍尊王為義帝卒至殺之觀此

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為義帝卒至殺之觀此

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皆主約

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  
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  
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  
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  
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  
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  
孫病已立睦孟上書言當有從疋夫為天子  
者勸帝索賢人而禮位孟坐祿言誅而其應  
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  
歷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  
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  
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  
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  
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  
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  
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

私治要覽 卷之二十一 長一 二一 倉編書話

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  
 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  
 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  
 納為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  
 宗五代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  
 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  
 守正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  
 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  
 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為丞相  
 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  
 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主在與在亡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之主在與在亡  
 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為太  
 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  
 呂丞相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

為陸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  
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  
澶淵之策

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

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

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

淵之役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

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

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比舉是盟於城

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

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敗嗚呼絳侯萊公

之功揭若日月而盜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

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

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

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為之

名者張湯為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

爲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  
與客語初今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  
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  
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  
所譖罰爲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  
琰雖見刑而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矚遂  
賜琰死隋煬帝殺高熲之後議新令父不決  
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今決當父  
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麈者推之裴蘊奏道  
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  
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  
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冤哉此三臣之死  
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  
特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  
蓋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  
鞠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嘗入戲場觀

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  
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  
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  
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  
矣案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  
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綿上者西河  
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  
推從者書官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  
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  
山封之各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  
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  
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  
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  
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

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  
 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  
 鴈門皆汭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至  
 後百有五日本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  
 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  
 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  
 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吊書  
 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  
 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冬中非今節令二  
 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  
 三月間也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  
 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  
 判崔立看詳立以為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  
 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  
 裁直令解發緣由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  
 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仰本州院定

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  
則崔立之罪蓋是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  
齊有黜類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  
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  
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  
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使固作奏薦  
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  
比喻引稷契咎陶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爲  
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  
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  
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  
國以虞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楊雄頌其圖  
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



內來欽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  
 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  
 自永平以後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  
 少息故范曄著論以為二漢御戎之方為失  
 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過  
 馬文淵從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  
 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  
 微者之為乎援徙當煎於三輔不見其事西  
 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  
 郡事已具援破降然援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  
 明與張奐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馬之失至  
 今為梗充國文淵為漢各臣段貶之如此故  
 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  
 漫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  
 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  
 陽城延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閔

梁丘賀五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昌  
告星賜闕門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  
母將隆紅陽長仲烏氏羸周陽由勝屠公母  
鹽氏歐侯氏士孫喜索盧恢屠門少瓜田儀  
工師喜駁馬少伯公乘歛鮭陽鴻弓里游公  
沙穆胡母班周生豐友通期公緒恭公族進  
階水丘岑叔先雄單姓如繒賀蟲達靈常貴  
赫其石旅卿祕彭祖華朱繆樂冷豐寘都獲  
中翁蒯徹直不疑闕孺使樂成栝育制氏猗  
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敬枚乘終軍鹵公孺  
食子公駢臂棚宗衡胡乘宏簡卿快欽所忠  
假倉眚孟釐暉塗暉射姓后倉姓倬如氏苴  
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稽發萬章矚氏  
佗羽繡君賓漕中叔栩丹帛啟遲招平汝臣  
駒幾稱忠逮普臺崇沐茂匿氏勞丙抗徐闕  
宣沮儁甲整編斲宣誦尋穆夜龍弓林行巡  
投諷角閑芳丹堅鐔錫光倥偉重異力子都  
維汜詩索繇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緝玉

蕃嚮渠穆臨孝存脂習竿融茨充處興與渠  
具爰諒輔騰是卿仲遼謁煥矯真晃華注丹  
禍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  
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  
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  
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為勃嬰  
案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  
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  
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  
合師古蓋屢辯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竇  
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  
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  
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  
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  
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  
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

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  
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  
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敖廢為侯敖子  
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  
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  
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  
可見

題詠絕唱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  
其先人已有所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  
初先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  
曰芳美壑地涌泉或以為與惠山泉同味名  
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  
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  
獨擅場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  
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  
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  
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

水去恐汗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  
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  
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傳朋游絲書賦  
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  
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一篇蓋  
爲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  
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  
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臞神蹤政  
喜榮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  
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  
可挂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  
然堂謝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  
思長安夜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  
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着脚明河津  
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  
足勞心神此章尤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  
諷正中傳朋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  
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

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古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

而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

已因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

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

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

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

正玄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

退正玄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

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

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

時益了素讀數編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

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

才時蘇威監選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

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時竝就又

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  
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

弘治初

卷之三十一

會通

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

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

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案之當使入

地故衆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

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

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

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

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子恢恢

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建子建子建子收無

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

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終





得一作務每八升人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  
 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  
 得煖氣不然纜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之  
 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  
 類尋常只團坐地者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  
 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  
 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  
 公在英州為攝守蔡騫言之蔡書於甲戌日  
 也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記聞所遺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  
 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  
 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樞以顯其魂顏  
 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海  
 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

太守以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太學蔡疑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顧爲門下之故方脩贊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容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贊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餉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

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

人閑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

臘寒才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

復皆改之於是拔孫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

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

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

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為徒

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

揚忠為晉六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閻慶

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干氏耿

豪為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

擒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氏

寇雋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襲為侯  
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氏王軌為烏九氏陳  
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  
乃祖彛憲也是時蓋字文泰顓國此事皆出  
其手遂復國姓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為單  
者皆復其舊秦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倣周  
書作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  
如是殆不可曉也

陶淵明集東坡和陶詩  
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

微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

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

雖有荷鋤倦濁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

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  
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  
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  
榮榮懿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

澠治疏註  
卷之三十三  
三  
會通解法

行當又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  
 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  
 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  
 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  
 剥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  
 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  
 遂與比轍者哉

孔戣鄭穆

唐孔戣在穆宗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  
 子以爲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  
 曰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  
 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  
 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  
 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  
 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  
 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言穆  
 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七十而致  
 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

正宜處老成願母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與季常簡曰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于一任放不辦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章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先王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

死無名諡為至愚願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

稱故謂之諡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

曰幸得諡為人所用其意則唯王子淵簫賦

名諡者號也言得諡為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

宋玉高唐神女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

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

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

唐之上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

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

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醜矣然其賦

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





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据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歷三侍郎左右丞然後轉六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轉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父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祕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為大簡增正議光祿銀青為左右然亦財九資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

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易左光祿  
以右銀青爲光祿而右光祿青者去其左字今祿  
皆仍之比做舊制今吏宣奉乃工禮侍郎正  
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  
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  
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  
唯梁揚祖葛勝仲致仕磨勘又該有司不能  
探曠典故予以宣授一據而不明言其由  
魯在官徑給回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  
比程叔達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  
名聖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經升  
本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  
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  
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  
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  
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

弘治歲在  
六六齋三卷三卷  
六一會通館活

多難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  
 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  
 前墮此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  
 以為絕妙子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  
 人稠網密地名通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大  
 七啓又云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  
 人之覺經所書心是惡源形為罪藪皆修已正  
 心之要語也

晉景公疾為二醫于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至公夢疾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  
 馳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  
 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柰何  
 明夜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柰何  
 及智藏至診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  
 姦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

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  
以手中物擊一下遂覺覺後心痛不可忍到也  
微以神精神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  
者相似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  
裳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  
未嘗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  
不整驅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  
文定公所著摺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  
轉運使往虔州巡檢殿直康懷琪乘舟於三  
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  
縣驛驛正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  
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  
夜聞康暴得疾余急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  
歸虔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  
則是使者與巡檢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  
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  
 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  
 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  
 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  
 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它邑  
 皆在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  
 之下所列郡各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  
 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為實沈  
 於辰在中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  
 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  
 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  
 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  
 乎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  
 樓燕業為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

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持久自歸過  
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守險清野超聞  
進據臨胸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  
有晉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  
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  
宰依險自固焚蕩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  
資彼僞軍無食可以坐制若縱使入峴不出城  
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裕過大峴計正裕之  
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不然蓋天  
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  
意也五樓亦可以誤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樓  
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樓  
之智也

薦士梅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  
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  
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為蕭  
揚州作薦士表云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

始蒙單贈

卷之三十三

一字銅板印

一字僧思晦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第安國力非

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

而第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

如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

容齋三筆卷第三終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  
定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興師以與楚戰  
舉鄢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  
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  
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  
帝默然唯陳平以為兵不如此楚將問計又曰  
不能及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  
發兵擊之阮豎子耳夫白起信布之為人材  
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為激怒楚王使之知合  
壯士也毛遂之言不以此三人為激怒楚王  
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夫至如高帝  
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樓  
棲然處長安為列侯蓋一疋夫也而嘗喜其  
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况於語英布固嘗言  
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

蘇子瞻

一

三豎子

一會言



論蒙開 一 卷之三第 四 卷 一 一字 銅版印

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  
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始與張儀詆蘇秦  
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  
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柏直  
為豎子則誠然柏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  
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  
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數是時無英雄  
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為籍譏漢祖雖李太  
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  
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  
宰相等自此接于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  
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均稱為樞密使道  
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校太師樞密使李  
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  
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  
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

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  
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  
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  
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為檢詳時葉  
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  
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  
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  
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  
司公狀不繫街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選用大  
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  
雜著於今式其明載  
國史者尚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  
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  
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  
前例須申報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  
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

從官禮數黃渙爲通判入都廳爲之不平鄭  
贛州全街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用  
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會供職除直寶文閣亦  
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大部侍  
先後行香王十畏人議已於史徒權吏部忌  
劉不校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  
知饒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  
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  
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劉同通判簽書  
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聯街具報時以江  
帶改職申諸司狀繫衙提刑去之劉燁爲江  
中除范申以外其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  
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  
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  
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  
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  
上判以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

汝諧除權侍郎為東省刑司繼不繫供職而  
祕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以不繫銜為正  
牒問唐璩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  
暫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  
引此數君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為尊大  
陳居仁以乃雙引人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  
在法學士仁乃雙引人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  
官職與居士仁乃雙引人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  
監司見前執政雖本路並客位下馬伯氏如  
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提舉宋藻穿門將  
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不得穿紹興府門將  
至

本朝國史凡三書

太祖

太宗曰三朝

仁宗

弘治歲在

卷之三

三

會通館活

英宗曰兩朝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

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

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

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

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

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

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萬承乏修史丙午之

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區區有請者

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盛分見三書倉

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僚名聲相繼當

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一若夫制作

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

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  
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  
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  
書擅行刪改  
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既奉詔開院亦  
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  
求思攢宮之役才歸即去國尤衰以  
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  
兩朝史中王旦亦曾修撰

銀牌使者

全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  
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為契丹時如此  
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  
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  
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  
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

皆給銀牌

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

商賈浸以姦誅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

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

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年詔通用足陌

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

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

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

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

皇朝因漢制其輪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

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

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

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

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

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  
得其出者每百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  
每百為八十二錢又益不均云  
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國朝官制  
舊官銜元贅  
公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

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  
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

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  
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

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  
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

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  
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

字尤為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  
朱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

私上四卷  
卷之三  
五  
一  
倉  
糧  
簿  
疏  
略



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爲證則追逮  
橫費爲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  
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  
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  
告院據以爲式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  
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  
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  
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悚然旋遣部主  
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  
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  
微覺踈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  
書鋪亦不敢大有數索獨右列爲可憐而軍  
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  
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  
爲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  
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

使訴者為姦當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  
自降為副其為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  
為然乃為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  
其文書其始為大李青吏為因冒青無而詞  
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告命十餘通其一  
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  
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  
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是以知枉  
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為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  
盡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  
者亦不關申省大部除籍或徑以付它人至或  
從白身便為郎大夫者楊和王為殿帥罷一  
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  
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  
各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  
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

訴而不能為之詞予檢詳兵房為言曰一時  
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  
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  
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尅除不應得九官  
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為順兩樞密  
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顯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  
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  
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俚者恃告訐以進趙超  
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州吳仲寶以  
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  
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  
何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  
不能認南方中夏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  
一見大圭曰君今夕試仰觀熒惑何在是時  
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旬多  
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東矣大圭曰使此

星入南斗自吾曹元不洞曉天文昨晚葉子  
日來相訪曰及於此感頌云是名魏星無人能  
廉見顧言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  
識非焚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  
經星不動安得轉移主曰乾象欲示變何所  
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  
素正封魏國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  
敢酬應它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  
為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  
為之柰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  
便是子知不免禍乃始不恐歲在己巳又六  
年秦亡子知不免禍乃始不恐歲在己巳又六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  
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  
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將禦

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為相不知何  
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

弘治歲惟  
古今曆二卷三  
日矣  
七會通書

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  
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  
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它相中書  
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為三

司使

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  
侍讀學士畢士安為參政纔二月並命士安  
準為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

在

太宗朝已兩為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起用  
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  
也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

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  
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

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宸初無思慮  
揮翰如飛顏蕘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  
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  
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搜者如陸餘慶  
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嶮閉戶精思徧討群籍  
與夫斲窻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之類蓋以  
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遣男項代草制詞  
也項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  
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  
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  
纔還家即掩關謝客畏其促詞命也先公  
使虜歸除微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  
於漏舍囑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  
猶未受告其它倩諉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  
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昔異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

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  
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  
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  
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  
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  
龍圖直學士換為廉車自  
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倓  
以敷文學士便為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琚以  
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  
師揆師垂以秘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羈  
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終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  
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  
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  
宮之問以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  
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  
堯為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  
妻是為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  
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叟頑母嚚象  
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  
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復位之後命禹征  
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慄  
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  
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



及益贊禹之辭故詳叙之以示子姪輩若不察  
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設疑似  
耳至於挑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  
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疑可  
也顧再三為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感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  
也正名乎子路曰夫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  
數之以為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為君之  
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  
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  
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  
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  
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  
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稜者  
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  
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

各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  
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真頑悖亂無  
所迷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  
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  
義為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為潛左傳襄二  
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燔昭二十三年子  
瑕卒楚師燔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  
為燔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  
皆讀如穢音則知當曰潛火

求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  
寇萊公在求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為此舉以  
得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  
實為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  
人朱能輩偽造靈命冀圖恩寵且日進藥餌  
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

得罪因共誣諸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  
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  
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則有之謂其陳規諫當  
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攘臂其間矣  
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  
後人公議哉

王褒嵇紹

舜之罪也殛鮌其舉也興禹鮌之罪足以死  
舜徇天下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褒嵇紹其父死  
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褒嵇紹其父死  
於非命褒之言受害褒為之終身不西向而坐  
之故因語言受害褒為之終身不西向而坐  
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  
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  
至為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褒遠矣  
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忠定公詠為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為

張詠傳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一 張詠傳

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  
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使馬知節自益徙  
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  
有勞爲政明肅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  
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  
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  
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  
碑云公以魁竒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  
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  
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  
忠定公歿又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  
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  
予嘗守蜀觀忠定之象遺愛在民欽服已甚  
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  
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  
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  
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  
幽光爲有負矣

唐宣宗重借服紫假服  
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  
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  
色得於君前服之  
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  
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  
既退一閣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日憲辭歸  
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閣曾覲曰聞臨  
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  
緋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司在輦下則許服漕  
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  
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  
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今既不頒於  
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  
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  
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  
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

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  
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  
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它州府借紫而  
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路也近具  
後知軍則其服亦借不以本路它路也近具  
鎡以知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  
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  
長為知院則其貳為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  
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為使則敏中改副使王  
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  
及繼英為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  
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  
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呂公弼已  
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  
為使而陳升之過闕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  
入樞府遂除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

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  
張俊為使岳飛為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  
貳只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  
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  
為未然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  
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  
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  
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  
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太傅防禦使  
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徒幕職  
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  
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  
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

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  
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  
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  
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

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

首發其議光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案至

和三年九月改為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

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

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

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

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

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

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

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

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為可惜也

郎官負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



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尚書郎才  
 有正負四十九年予為吏禮部時同舍郎二  
 記紹興二官今既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任  
 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任  
 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  
 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  
 者益少政和末郎負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  
 御史張樸上殿  
 徽宗論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  
 云才品甚下趨操卑汚有如汪師心者淺浮躁  
 茸闕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  
 妄為胥輩所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  
 省職有如李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  
 成提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  
 氣衰落難與任事有如資望太輕士論不當  
 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當  
 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  
 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

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負數  
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又欲士大夫  
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孫敏脩  
一貞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  
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  
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  
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  
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  
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  
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  
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  
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刺因憶蘇詩如贈寫  
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  
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  
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  
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

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  
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仰者不止一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  
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  
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  
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  
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它人所能及  
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  
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  
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  
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

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  
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  
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  
復享晚節開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  
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  
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仰者不止一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  
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  
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  
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  
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它人所能及  
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  
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  
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  
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

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  
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犇胎法只恐  
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  
德遠以為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

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汚衣犬

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  
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

遍千江水爭以當初不汚時是時甚愛其語  
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紹興庚申虜主宣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  
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

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叢之  
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謂為先帝之元子

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充國王宗雋虞  
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

私治藏  
古今事二卷五十一  
二會通

之妄作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  
 悉珍已各伏辜并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  
 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  
 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  
 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為反計自以元妃之長  
 子異於它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  
 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  
 括蒲刺親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  
 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羣言用  
 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王與男案春阿辛并  
 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朝  
 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  
 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山正其誅  
 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為之  
 終夕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  
 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

煜有國特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  
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於  
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  
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  
丘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  
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  
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今本府  
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  
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州又有  
嶽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  
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今嶽麓  
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  
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  
矣太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為不然  
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嘗疑  
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

姓注云以何姓爲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  
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韓氏韓王建  
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何  
隨聲變爲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  
國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  
後讀孫恂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  
此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乃知名世用

容齋三筆卷第五 終

容齋三筆卷第六 十五則

自古凶年

歲其養人

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爲

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羸於東海之濱蘇子

卿掘野鼠所去中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王莽教民芟木爲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

掘息莛郤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

取酸棗藜藿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兗州百

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爲糧魏道武

亦以供軍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嶸

峴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

平鄱陽境皆綿亘百餘里山出葦萆乾道辛

卯紹熙癸丑歲旦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

以昧旦熙癸丑歲旦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

六十月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

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



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歲抽拳則根無力於  
是始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  
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  
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  
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  
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  
溪蔣季莊當宣和間鄣王氏之學不事科舉  
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居明州城中  
率一歲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  
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  
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  
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倦倦於  
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而  
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  
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  
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

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弟不甚學問使  
穎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  
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  
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  
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  
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斲人  
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  
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  
飲食布帛亦然以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  
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一  
安其分武斷疆枝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  
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末豐人操行介潔  
爲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  
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  
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  
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  
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  
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

之無傷也日章笑荅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  
 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  
 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  
 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  
 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  
 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  
 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  
 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  
 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穎州教  
 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  
 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  
 妾薄命主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  
 阡恐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  
 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  
 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然前此無已官於  
 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

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  
能幾見昔為馬首街今為禁門鍵一兩五月  
涼中宵大江蒲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  
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忍師死而遂倍  
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為李林甫所擠去  
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  
在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  
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  
賢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  
用哉秦州雨晴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  
風謂秋天遼水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  
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  
其致思淺矣和李表犬早春作云力疾坐清  
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  
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  
 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  
 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  
 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納裙云  
 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  
 佇立邈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  
 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  
 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  
 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  
 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  
 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  
 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射魚云誰似  
 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  
 端叔云此是老牛戩是皆以爲助語非真謂  
 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  
 於第三字用之若其它錯出如再說走老瞞  
 故人餘老龐老滯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

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裝幾時歸之  
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  
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  
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  
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  
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  
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  
貫讀者或以為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  
不應蒙人主顧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  
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  
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甃  
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  
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然首句便說廢井則  
井內汲者得銅甃而作折宛轉如是它人  
下文翻覆鋪叙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它人  
畢一生模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關雞初賜

錦舞馬既登床廉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草

游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

木黃一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

數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

列于下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

有迨于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

兩福擇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

而與禍會勢不容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

一焉莊子養生主篇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

近刑夫孳孳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

意為惡而特以不麗於刑為得計哉是又有

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

為愆義非若小人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

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詒論議詔興七年趙忠簡公

重脩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

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

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

之憂勤不顯專指

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

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

教授爲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

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

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

之讀者以爲駢儷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

利害今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



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贊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為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三

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

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鏡記前後五

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

使之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同

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  
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  
三日雖今所傳云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  
所志殊為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  
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為淮南節度耳  
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  
如浙西四川山西鄭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  
其父手澤不言第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  
字皆非是蓋好事者妄為之白樂天詩所說  
青涼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  
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  
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尋陽江上為商人婦所  
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  
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  
故倡女不以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

聞歌者時自京城泊鵲洲秋江月澄澈鄰  
 琴之其詞曰夜泊鵲洲秋江月澄澈鄰  
 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  
 復咽尋聲見其人有一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  
 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終不  
 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答襟低眉終不  
 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  
 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魚色然鄂  
 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  
 之疑唐人議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  
 出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  
 齊文宣高頴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  
 之言漢晉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或居守  
 言伏后事與勸止九錫飲醜而死穆之懼而  
 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而  
 卒德政以精神凌逼為楊愔所譖頴以為相

謝朓志節

畜妾爲獨孤后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爲裴  
寂所譖皆不免於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  
朏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朏無言道成必欲  
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從容閒道石苞事諷  
之朏訖不順指及受宋禪道成之子願欲殺  
重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成適成其名正  
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  
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爲  
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朏  
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淪爲吏部  
尚書朏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  
心蓋惡鸞而未如之何也朏之志節行義凜  
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爲譏斯亦可恕也已  
續筆於士勾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

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  
傳享熙已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

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溘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傳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道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祐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中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

只欠江州司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  
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  
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  
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  
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  
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  
年大減任子真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  
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  
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  
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

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  
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  
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  
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

政治要

卷之三

韓蘇文章譬喻

而之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  
 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  
 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起亂石一坡  
 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  
 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  
 拾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濬上疏論事昭圖坐  
 貶令孜遣人沉之於墓順津賜濬死資治通  
 鑑記其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  
 起居郎濬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  
 之方時艱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  
 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終

容齋三筆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  
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  
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  
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  
白獨猥辭數四上敷論終不能奪王曾聞之  
亦乞寢恩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為諫  
議大夫班在上已為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  
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  
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  
三年四月宰相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  
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書  
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  
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  
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  
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



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爲朝廷豈以執政六人  
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  
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  
詞伏望從其所請  
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  
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陳康伯自右相拜  
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  
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爲使學士  
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爲言  
高宗不許紹熙五年七月  
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爲右相參政  
陳駿除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  
丞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持遷且非覃  
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報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  
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  
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

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  
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  
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  
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等以上親  
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  
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  
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  
放三百八十八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  
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  
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流不取宗室充係落  
下外係三百八十八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  
分予案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  
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等以上親委  
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  
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  
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  
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字內又寧一時邪  
諛之臣唱為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  
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  
太清之行以次丕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  
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焰雖寇萊公亦為之  
而孫宣公奭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真錄出  
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  
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  
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  
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  
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  
固其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  
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變  
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議者引  
開元故事以為盛烈臣切不取今之姦臣以  
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且  
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  
丹盛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  
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  
纔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伎  
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  
爭言符瑞曰今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  
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  
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上天不可欺將  
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  
亳州曰  
國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爲且明皇非令德  
之君觀其禍敗足爲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  
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姦佞乎朕識理不明寄  
楊國忠既誅乃論軍士曰朕識理不明寄  
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寤  
斥遠邪佞不襲危亂之迹杜稷之福也四章  
論朱能天書曰姦佞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  
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百僚

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  
 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  
 利妄言不讎漢武誅之  
 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  
 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不  
 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  
 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  
 祿山兆亂輔國劫遷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  
 朱能所為是已願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爽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  
 能過也

赦恩為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  
 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  
 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  
 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又曰十惡五逆屠牛  
 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賊

不在此亦可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

代宗崇尚釋氏

元載王縉杜鴻漸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以佛言報應果為

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

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

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

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

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

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

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

家云有嚴郢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

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

皆為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之及

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

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

又有僧大濟為帝常脩功德至殿中監贈其

父惠恭充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有勅葬碑  
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不  
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請封禪泰山詔曰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財二年  
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  
間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識文言九  
世當封禪者遂為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  
矣符堅禁圖識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  
之學識者遂絕及季年為慕容氏所困於長  
安自讀識書云帝出五將父長得乃出奔五  
將山甫至而為姚萇所執始禁人為識學終  
乃以此喪身亡國父長得之兆豈非言父當  
為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遙同亦父也光武與  
堅非可同日語持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今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爲忍苦哀歛陽城守道州賊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



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鄧州  
序云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  
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  
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臯爲浙  
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今孫漸至死一時所  
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  
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  
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  
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  
尾續比史周世貞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  
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  
葉以後尤爲泛濫張巡在雍立才領一縣千  
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  
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  
瑊之童奴曰黃荅力戰即封勃海郡王至於  
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

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  
譏李茂正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為司  
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揚金詩云半  
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為  
田舍客它年為爾覓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  
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  
如李勣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  
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  
鎮盛疆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  
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  
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  
改三公為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為武階  
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葉夢  
得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  
節度葉當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為儒者之榮  
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

羞為武職

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  
 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救天成人成三年京  
 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  
 竿習戰鬪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  
 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  
 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常膳十  
 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  
 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綸五匹粟交各  
 百頌便令如法埋葬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  
 刑並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  
 之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  
 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  
 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  
 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

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  
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  
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  
東太一宮于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  
故修西太一宮于八角鎮聖稽詳故事崇建  
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之東於是爲中太一  
宮時王安石檀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爲宗社  
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  
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爲多事  
壽皇聖帝厭代  
泰安以父疾退處人情業皆有憂葵恤緯  
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曠庸詎知非入  
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特進右丞相議者或

謂

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

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治職越六日詔改除樞  
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  
樞密使改宰臣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  
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  
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  
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  
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煇為中大夫知樞密  
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  
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為特  
進煇處之無疑捨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  
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  
為昭文相竦為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陝西  
與執中初論不協今汝愚先報相麻於是貼  
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於是貼  
制乃是經日已父因固辭以然又按後報樞  
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  
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  
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

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  
射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爲使相是時學  
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  
應用僕射河南爲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顥以  
前參知政事召還爲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  
左相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  
相宣麻已閱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  
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左補闕韋莊奏詞  
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露一命於聖明沒作千  
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  
玉陸龜蒙趙光遠溫筠劉德仁陸逵傅錫  
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  
奇才麗句清詞編在詞人之口銜宛抱恨竟  
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  
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各錄升  
三署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

私治錄 卷之二十一 唐昭宗 恤錄儒士 一

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  
 進士中有父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  
 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  
 奏棟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  
 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  
 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  
 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案  
 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  
 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  
 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撫  
 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授官  
 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  
 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七 終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  
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  
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  
之僊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  
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  
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  
失望而痛心孤臣父絜而歐血伏願盛德之  
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  
此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  
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  
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此方以淮甸賊  
蠶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  
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



州荅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  
 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強成斂  
 兵公行未至四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  
 壽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  
 成以魏餉稽緩有引眾納命建康之語今靳  
 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  
 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  
 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  
 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為罪特  
 貶兩秩而許出除饒州命予作謝表直叙其  
 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叙其  
 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妻  
 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  
 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  
 荐食深虞揭瘡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  
 宜冀加勤恤雖壘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  
 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宦簿餘

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  
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徵文蔽罪  
本無於它意故從數杖俾獲自新書印既畢  
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  
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  
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杖拭之科仰服矜憐  
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  
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  
引車何事於遠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  
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  
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  
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  
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  
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湔宿負前  
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  
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勸  
五官刑部皆不引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  
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  
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成節  
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  
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  
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  
范雎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南  
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  
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  
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  
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問  
餓虎暫為掉尾之求講上饑鷹  
工緻者十數照以詒同志王元  
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  
諷味不厭乃為得體姑撫前輩  
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  
今六駢麗於文章家為至淺然  
今詔冊下而措紳之間牋書祝  
疏無所不用

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  
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  
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  
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  
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  
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底于道  
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  
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  
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  
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  
知越州日以檀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  
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  
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  
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蕭  
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手無能  
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有喜色咸豫聞  
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  
者拒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

不以為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為之不受鄰郡  
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為平亭其事鄰守  
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  
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  
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為中書舍人試  
潭州進士何烈重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  
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誠詩  
理而徐遊云酒中有聖初禽而何心又曰書  
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面之三永  
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轍書  
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  
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  
曰眚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表宏九錫之文  
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  
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  
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  
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

幾以口語出守叩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  
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揚政除太  
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  
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  
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  
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  
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訥賀啓曰早登黃閣  
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  
位皆用杜詩語彪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  
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  
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  
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  
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  
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  
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  
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

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閱勞以事聖王隆待下  
之仁歸絮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  
世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  
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  
稽之章遠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  
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  
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  
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  
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  
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素奉以  
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  
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  
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  
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  
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  
祇祖考安樂之用明俊民庶證歲月時無易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庶證皆上下聯文未

嘗輒增一字

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

象曰之動偶蒙難於明夷大有卦柔得尊

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

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

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

藝祖

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語曰天

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僕緼紛之况雷雨作

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

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

葉子昂參知政事為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

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

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

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

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

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



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  
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  
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  
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  
嗣漢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  
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  
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  
刑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行制曰克羞饋祀事  
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  
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  
爲天子父尊之至求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  
何以加莫越  
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曉曰消  
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  
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  
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  
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爲田樊  
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

破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御之謠用老杜石犀  
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  
進壞鴻卻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  
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  
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  
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脩  
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  
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  
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  
辭免曰末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  
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  
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  
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  
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  
時

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

此中實有  
卷之三  
一

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關  
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  
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飽間思漢之忠後  
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  
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  
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  
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脩  
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渡江之後光啓中興  
迷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  
天是受末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  
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  
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  
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  
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  
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疆  
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  
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  
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

懼曰碑仕漢稔侯傳七葉之相孟明一昔終酬  
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昔終酬  
拜賜之師追封皇弟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  
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  
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  
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  
豈待今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  
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  
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  
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  
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蜀道父嚴  
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  
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  
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  
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  
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  
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游具嚴渙命  
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

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  
 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  
 生子乘雲氣以為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其  
 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利  
 身和戎如樂之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不  
 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  
 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  
 詞曰莖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洋取妻必  
 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  
 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疇  
 於人者侔於天大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  
 高舉而集吳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  
 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  
 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  
 曰闌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  
 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體泉使兼侍讀制曰  
 珍臺間館獨冠臯伊之倫魁廣細旃尚論  
 唐虞之盛際又荅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

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畫勉為王而留行王  
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

太祖

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末昭末厚之

詔謀批以早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

早咎證已深雖三日以往為霖憂端未貫餘

不勝書雅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

也發京狀薦之為作謝啓曰襟袂相連風愧

末親之孤陋雲泥縣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

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

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

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

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以傳示

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緘題其間

標為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

呂衡州温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

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  
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  
及陰天間斷鴈夜浦送歸人醜麗閑遠之外  
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  
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  
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  
吟調不足案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  
而獨孤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爲佳句  
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各家而後可  
稱也

容齋三筆卷第八

終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駿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鼎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各稱不同為無典故案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持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何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福六年八月救蠲三年以前者案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救



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所得  
 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而今時無  
 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前  
 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  
 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  
 自叙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三  
 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  
 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  
 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  
 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  
 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  
 家忠於國已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  
 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  
 者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  
 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  
 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温公

嘗詆誚之以為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

未為相至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

國朝乾德二年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

序云子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

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生尚未釋褐不

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

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

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始無以過今行年

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

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  
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  
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

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

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  
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  
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

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  
 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  
 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  
 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  
 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  
 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  
 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膺下  
 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得擅唐許之  
 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  
 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狼狽不  
 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相而  
 善工亦失之如此

鈔鏹滄浪

椰子厚鈔鏹鏹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  
 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  
 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濃  
 水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  
 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

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  
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  
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  
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  
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弃不售安知  
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爲韓蘄  
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銘鏤復埋沒不  
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  
加以省記不復諸悉典章而司封以開曹之  
故尤爲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  
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  
父至少師止案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  
上唯有大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爲攝太傅  
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爲

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  
 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  
 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  
 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  
 比年汪荏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  
 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待從乃可竟不  
 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  
 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  
 止法今一戶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  
 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  
 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  
 今復不然維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  
 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  
 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  
 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

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為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遍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子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  
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  
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  
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  
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  
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  
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  
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  
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  
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觀而躬行庶將爲後  
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  
見其人論列是非旣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  
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  
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  
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  
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未用皇甫鏞  
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  
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  
 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  
 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  
 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  
 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  
 代史紀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  
 時猶未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  
 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  
 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  
 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判  
 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各京兆  
 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  
 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部  
 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  
 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  
 也念經讀射佃逃田為背誦與對本云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  
炎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飾不害

其為盛唐  
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

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案周世宗顯德二年

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

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

並交還一年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

分如其近北諸州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

限其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

年內三分交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

明白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凡

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

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

者為可歎也

史稱周世宗用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

周世宗好殺

往往實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  
 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  
 于此樊愛能如何徽以用兵先濟軍法當誅無  
 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麟以  
 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  
 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  
 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  
 希以督脩永康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  
 密州防禦使副使使符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  
 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複襦不辦  
 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  
 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其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  
 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  
 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孟啗我  
 注云大夫之妻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  
 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盍也而謂孟為里

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  
也言且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孟  
孟晉以迨羣李善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  
臣徐延瓊宅壁爲孟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  
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弟以爲已識  
此義又爲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  
孟當啗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  
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  
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  
朋遊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  
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高  
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閑暇躋攀謝車輿自  
辦兩不借捫蘿覓幽磴行椒得孤榭側送夕  
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  
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  
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

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傳朋游絲詩  
 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  
 曰先生著各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  
 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  
 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  
 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  
 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藁倩予為序時予  
 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  
 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  
 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  
 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  
 佳處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  
 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  
 主邀與同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  
 沈沈廣廈清如水市聲不到耳一閑十  
 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

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床夜語不成寐往往  
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  
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  
花已空海棠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  
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閒暇  
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  
思類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官故卒章簡之  
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  
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羣子大  
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  
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  
爲說萬事忽如此飛雨時聞打窻紙他家事門  
外不知春有幾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年  
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年  
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氏多引韻  
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  
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  
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請官

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福洋滿歸晦叔以  
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  
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知舊識由來  
於世兩相聞開官各喜光陰曠勝地空多物  
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  
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是客歸時却  
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花子知情到中年  
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子盡醉江清上  
黠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  
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為悽然因刻所作容  
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熙寧罷詩賦詞學科目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

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

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

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

唯進士得預而專用

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

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

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

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

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

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  
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  
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  
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  
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



勝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大而  
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  
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  
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  
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  
子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  
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  
齊兒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  
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  
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  
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  
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  
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  
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  
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會無舊制王道以明規  
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耳進士並令排門齊

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畫  
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  
並依此例則書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  
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  
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  
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并  
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  
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  
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絕絀絹布綾羅錦  
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  
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  
及一十二兩其絀絀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  
兩其納官絀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  
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之惡

朱梁輕賦

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言然

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  
 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  
 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汴萊厲以耕桑薄其租  
 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  
 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  
 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  
 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  
 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  
 雖竭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  
 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  
 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  
 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  
 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  
 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

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於今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它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關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吏

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聘取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遠逃亡以故城中其人無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嫗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予案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云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史記索隱乃主君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

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  
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  
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  
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  
字周禮之灋眡彘齋臯獻臬斛綱簎等字  
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  
矣  
孝宗初登極以潜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  
牌奏云篆法佑字無人只單作右字道士  
力爭以為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  
之

鄂州興唐寺鍾

鄂州城比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  
小閣有鍾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  
日新鑄勒宮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  
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

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  
 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  
 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  
 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  
 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  
 地故將佐為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  
 文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  
 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鍾  
 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鍾皆刺史呂師造題官  
 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則  
 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而云行  
 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  
 不書予又案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為  
 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為團練使同將  
 兵擊楚為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  
 也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正亮英才卓礫志懷  
 衡衡輕曹操

霜雪疾惡若讎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  
 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  
 擊鼓裸身辱之融為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  
 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坐  
 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為融所  
 薦東坡謂融視操持鬼域之雄其勢決不兩  
 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佳善融及  
 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  
 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  
 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  
 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  
 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  
 鵡賦專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  
 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  
 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  
 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  
 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



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巖豈言語以階亂  
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  
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  
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  
報德甘盡辭以効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  
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  
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  
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擊鷲啄孤鳳  
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為精當也

韓魏公為相密與

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  
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  
只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  
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  
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先廊下  
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

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言欲令皇  
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  
入文字須是密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  
進司上曰也只翦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  
臣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惟御藥是  
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  
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  
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間三得從容乃知禁  
廷機事深畏漏泄如此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  
棄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有心者微言淵奧  
固莫探其旨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  
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

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  
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  
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  
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  
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  
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  
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  
李善注文選有之子案孔叢子一書漢藝文  
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  
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  
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  
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  
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  
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  
文畧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  
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  
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稠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况於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靈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

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挑  
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  
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爲  
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  
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取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  
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  
氏年號自末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  
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取事二姓故  
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記然予切意桃源  
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  
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  
柰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未代雅志不  
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  
塵其說得之矣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爲可笑

司封贈典之失

紹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  
父已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  
只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  
其母范氏歐陽氏爲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  
雖嘗爲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  
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  
仲說已贈太子太保加爲宮傳亦不及祖也  
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  
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爲太保而轉運司移牒  
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  
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  
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報爲再行下時  
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  
部一時何所據也

律書釋十

辰巳之巳

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

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者言陽氣  
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爲矣音其它

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昂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為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各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  
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  
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  
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  
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梓柯太守  
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  
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  
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  
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  
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  
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  
薄山色不如歸意農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  
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  
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  
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



采前人意見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  
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  
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  
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  
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  
選孀觀望軍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  
疆設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  
亂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  
凶器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夕朕  
匈奴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  
常為使休寧北陞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  
和通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盛粟  
姓無內錢子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贖  
至十餘錢子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贖  
武窮兵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  
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

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

昌發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

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然

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

也襄王各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

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

伯傅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

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

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

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

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

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韓至于

高宗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勣但為勣諱公諱

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勢但為勣諱公諱

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為觸犯此數者皆

其先世嫌名也

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

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

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

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廣韻於進字

太祖諱下字內有以名其子而音為進

太宗收諱字內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為

高宗諱內从勺从口者亦然若缺其下畫則

真宗諱从小从亘音胡登切易為常矣

為怕遂并恆字不敢用而易為常矣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各犯家諱

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諱

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

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

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

今一變成式則它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

贈太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決不可行遂止李  
愿為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  
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  
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  
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  
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  
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准  
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  
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  
否則為郭藥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  
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  
狄晉六卿以為難日至亘温不能留王猛使  
為符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使為阿保  
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  
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  
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

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  
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峴山川風俗有  
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  
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  
山叟笑無話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  
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  
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着金籠收拾取  
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  
恥自屈不肯往乃襲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  
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  
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問張吳徑走西  
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  
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  
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釋之  
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  
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  
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  
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

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  
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  
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  
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  
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  
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  
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  
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  
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摩火  
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  
人齎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  
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伎  
之臣罔  
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爲道宮玉清  
昭應之建丁謂爲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  
萬所用有秦隴岐山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

衡道末鼎吉之榘榘檜温台衢吉之情求澧

處之榘榘檜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

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班石吳越之奇

石洛水之石卯宜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

河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

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

魏華號州之鈿丹信州之蚌粉充澤之墨歸歙之

衡州之白聖鄆州之蚌粉充澤之墨歸歙之

萊燕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

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鑰冶

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

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

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

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

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熱但存一殿是時役

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黥武聲色苑園嚴刑

峻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

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為盛世

衡道末鼎吉之榘榘檜温台衢吉之情求澧

惜之

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若掩之為

愈也沈括筆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

見故謝靈運為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采

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

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

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

月雌也大氏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雌十二

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可

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

傳引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

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

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

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雌雷雷早氣也其鳴

依音音不大大霹靂者所謂雌雷雷水氣也見法

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

雌雄圖

一

一

一

一



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  
云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確水自春松  
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  
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  
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  
一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釋掩關睡所營在  
一食禪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  
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脩耳作觀基  
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  
聞碁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  
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  
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  
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  
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

卷二十一 字彙版印

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  
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  
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剝金謂太  
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  
說又以爲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  
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  
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  
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爲公  
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  
等語乃是顯觀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  
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  
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  
爲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  
仍居京師

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韓康公  
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  
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  
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  
之與瀆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  
反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  
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  
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  
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  
大王荒之葛藟荒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  
無臭胡臭臭直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  
以臭訓香也是用不瀆于成草不瀆茂之類  
以瀆訓遂也鄭康成箋毛詩瀆成與毛公皆  
釋為遂至於瀆茂則以為瀆當作彙彙茂貌  
也自為異同如此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  
故有畫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  
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久  
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  
斗識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  
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  
德星不爲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  
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  
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  
而不居旣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  
父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爲  
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  
庶可得侔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  
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  
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叙引翟公罷廷  
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叙引李邵漢中

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書引左史倚相  
 美衛武公事荅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  
 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  
 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  
 事温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  
 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數詩引唐堯言  
 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  
 其兒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  
 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各莫愁善歌  
 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  
 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  
 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  
 宵柝無復雞人送曉籌此曰六軍同駐馬他  
 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  
 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  
 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

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  
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  
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  
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  
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  
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  
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  
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  
數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  
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  
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  
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英與僧希賜游南  
如鴉在河是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  
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  
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

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為賦此詩  
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候兵執役者見之以  
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  
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借往坡曰使君是地  
主宜先升車何謝不取乃並轎而行既至坡  
曰至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之蓋詩中  
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  
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  
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  
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  
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眇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鶯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

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

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鶯子眇眇念舊愛而

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

感舊游作三絕句首章云滿窓明月蒲簾霜

被冷燈殘拂卧牀鶯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

為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

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

灰讀者傷側劉夢得秦娘歌云秦娘本韋尚

書家主謳者尚書為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

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間為勸

州刺史張孫所得慈謫居武陵而卒秦娘無

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

抱樂器而哭劉公為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

消歌題勅無尤復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

無治業在 卷第十二 一



馬新到銅馳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  
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  
朱法已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  
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  
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  
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  
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  
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  
君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  
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踈身外任塵  
土尊前極權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  
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綽綽為  
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  
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  
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  
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各傳到  
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  
可勝歎哉然所節義非秦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

題詩曰公生開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

胡竟死蔡州叛其難少時讀書史此義事心

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功名晚嗟哉忠義途

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悲只令後世歎一塗

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計雖得斯民蓋朝

絕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夫慙敬書篇不為工

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慙敬書篇不為工

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

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

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州發吳興曉

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忠臣德宗更用盧杞

人懷使君且為前古惜忠目明心繳繳未說邦

相出當斯世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

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

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

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驥童之詩語

也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

閱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

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

曰回曰雍唯至閱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

各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侍側之辭與冉有意

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閱子侍側之辭與冉有意

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傳記所載曾哲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

誤傷瓜以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

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為陷父於不義

戒門人曰參來勿內予切疑無此事殆戰國

時學者妄為之辭且曾哲與子路冉有公西

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

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

褒則其為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真

稱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哲爲之乎孟子

養曾哲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吳僧法具字圓復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

堅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

詩藁一紙字體効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難

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

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

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州貝車秣馬曉

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

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

雨斜風頻入夢冬凋峰木雪縞廬落眼青青

却笑渠花時吹筍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

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

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相猶諸

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

駢立眞驪驪一馬脫去乃騰驤浣花老人今

已亡嗚呼三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

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  
 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窻明  
 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  
 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峯  
 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  
 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  
 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歎習氣  
 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  
 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蒲秩只以  
 本官職居里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  
 之因任方用費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子爵  
 位不逮二兄以為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  
 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  
 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  
 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其安分知足  
 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

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濟大  
用者如王黃州禹稱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  
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  
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勝元發南東坡  
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  
原甫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  
孫仲益觀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  
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况  
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  
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  
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  
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  
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  
覺獨樹衆乃竒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  
自况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  
 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  
 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  
 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  
 賦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  
 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  
 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飢  
 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各得名家無長物澹乎  
 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  
 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官次大略如此吳君  
 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  
 書吳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  
 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  
 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  
 饒州紫極觀有唐鍾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  
 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  
 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

御史貶樂平負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  
薛彥偉述序給事即行參軍趙從一書中  
夫使持節鄆陽郡諸軍事檢校鄆陽郡太守  
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  
奉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  
造洪鍾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  
士參軍各一人鄆陽縣令一人參軍二人參軍三人錄  
事一人鄆陽縣令一人參軍二人又專檢校官  
鄆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  
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  
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鑄之金石而  
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鍾然  
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  
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又不除學士大  
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爲當入都堂治事邸  
報至外郡尤所不曉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



為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  
 今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  
 義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為之其在京  
 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僖昭之時負浸  
 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懿兼中書令又遷  
 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勅繫銜而下  
 書使字五代尤多  
 國朝創業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  
 淑天雄節度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  
 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  
 進求與李洪義鳳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  
 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  
 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  
 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  
 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  
 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倫與允弼允良  
 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  
 以偷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

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  
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  
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  
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  
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  
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  
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  
檢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

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  
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

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  
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

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  
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

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  
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

世宗藏筆

字齊三卷十一卷一六 書經卷四

經之字又登真觀

太宗飛帛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

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

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

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

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

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

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

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

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

事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

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

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公春秋通

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

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  
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  
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  
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  
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正言劉敞  
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爲額  
劉沆作相典領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司其禮建明於是負  
外用之嘗爲一時言者所論正此時云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  
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爲福蓋  
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  
主不能也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  
大怒以爲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  
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  
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

上上書告勃即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  
文帝曰絳侯縮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  
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如此  
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談間見効如此  
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  
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元帝不省  
為下獄也何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視事史  
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  
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為  
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  
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  
忠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  
謨忠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注者皆未嘗為之  
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  
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

中臯陶天謨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語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乃爲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爲故事所無案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氈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會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

云

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

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  
益為蕭條又經  
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  
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舊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間可為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鍾鼎銘識

三代鍾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  
萬年子孫孫求實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  
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  
切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  
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它皆坦然明白如  
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  
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諺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  
莫余敢侮釐於是鬻鬻於是以餬余口臬氏量  
銘曰時文思索兄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  
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  
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  
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悝  
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



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  
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若獻公獻公乃  
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  
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  
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  
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鸞  
黼黻凋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  
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  
艱澁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  
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竇憲出  
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  
鼎其萬年子孫孫末保用憲乃上之蓋以  
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  
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睢上鼎  
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  
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絀之又何也

儀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  
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  
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獻讀為犧犧尊飾  
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又  
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  
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陸德明釋周禮  
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  
門釋犧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  
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為牛形象尊  
純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  
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  
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為之說者何止  
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  
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  
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  
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匱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

笑者數事於隨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  
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  
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  
絕為乖者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  
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  
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則  
又以為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  
之曰商有天子祖乙武乙太丁之子乙  
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已鼎曰父已者雍  
已也繼雍已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  
乃為之子邪至父已尊則直云雍已之子太  
戊為其父作子案以十干為各商人無貴賤  
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父癸已即雍已  
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  
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  
為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  
曰公非考其時當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  
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

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  
未知孰是子案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  
而杞文公名益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  
伯為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  
伯為姓邪予案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  
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犇曰苦成叔  
至曰温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  
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  
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為  
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為叔夜之族是  
以叔為氏也周州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  
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  
為氏則一耳予案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  
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  
乎遂以爲氏尤可哂也周公時有高克將兵  
不見於它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  
疑克者迺斯人蓋衛物也予案元銘文但云  
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

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  
 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  
 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  
 為公予案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  
 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  
 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  
 而此鬲銘之為惠季豈非惠叔為氏而伯仲叔  
 季者乃其序邪予案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  
 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諡  
 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鐘銘云咸  
 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侯封域有臨淄  
 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  
 九州也予案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  
 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為州乎宋公諡鐘  
 銘云宋公成之經鐘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  
 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曰宋而有平公成  
 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就一世而有平公成  
 各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

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  
別成君為第偃所逐亦非名成也  
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  
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  
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恂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碌然又為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碌碌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

國朝星官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

茫幾於可笑偶讀

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

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權用文士賢臣

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

濁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

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

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

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案是時

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

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

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詭

劉后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

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

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冊

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

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然未有若

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  
童貫揚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  
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疑  
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  
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  
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  
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  
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爲山  
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  
圓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  
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  
爲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  
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  
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  
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  
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  
投諸汴渠拆屋爲薪翦石爲砲伐竹爲篋籬  
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父之復罷

大觀算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史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真卜楚丘史趙史墨禪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鵬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

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  
連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  
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  
祚邊罔郎顓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  
下閔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  
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條具固有於傳記  
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  
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閔同定太  
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閔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蒲對楚子及  
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  
入于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  
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  
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  
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  
般昇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

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  
 所載鍾彝各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  
 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  
 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  
 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  
 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  
 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方曰壯鼎東方  
 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  
 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  
 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  
 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  
 閣於  
 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鼎為隆鼎餘八鼎  
 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微調閣七年又鑄神霄  
 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  
 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  
 洞淵之鼎五曰洞天之地陰陽之鼎六曰混  
 洞淵之鼎五曰洞天之地陰陽之鼎六曰混  
 鼎七曰浮光洞天之地陰陽之鼎八曰靈光  
 晃曜鍊神之

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  
成寘于上清寶錄宮神霄殿遂爲十八鼎繼  
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  
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間居錄略  
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爲編脩官日所作至於淳  
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  
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爲有工  
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  
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以次  
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  
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爲例案  
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  
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  
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  
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  
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

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  
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案崔圓  
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  
為圓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負多闕少今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  
簿尉輒為宗室所奪蓋以盡壓已到部人之  
故案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  
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至崇寧初大啓饒倖  
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參選一日即在  
闈選各次之上以天支之貴其間不為無人  
而膏梁之習貪淫縱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  
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為億萬人之  
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  
人通理各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  
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選部之法  
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太優  
宗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各次之上既歷年月

深遠勞効顯著之人復占各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虞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各次有旨從之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檢狃

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處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

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

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

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

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之用

似聞曰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況減  
決五字悉以水爲之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  
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  
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  
以爲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



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  
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  
可此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  
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  
為辯析乃曰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  
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  
節而已後問道士却問敬一經中養氣存神長生  
又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經中養氣存神長生  
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  
歲以此為誕日上儀殊為可省  
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  
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  
家賽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  
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  
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  
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

用大爲不作矣玉篇公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蔡京穎國以政和文忌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

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

致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

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爲忌今悉絀之

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

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

患以爲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

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

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刻皆不父之辭與釋氏一彈指  
 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  
 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利那六十怛利  
 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怛利那六十怛利  
 牟呼麥多成一怛利翻為一瞬曇論云一刹那者  
 翻為一念一怛利翻為一瞬六念為一摩臘羅  
 一息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  
 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  
 十瞬各一須臾指二十彈指各一須臾  
 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  
 通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之而  
 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  
 公邊小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  
 故事也

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久不磨勘特命為吏部郎中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効朝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十年不磨勘特遷禮部郎中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所以為綜核各實之善政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此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初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衆謂其皆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

當時名士作詩有

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

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

祖禹為正言

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

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

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

此門寢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

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由是有以

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

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

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

見為臺臣則皆他徙

今天子幼冲

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

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

厚曰續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  
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  
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  
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  
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為之有虧  
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  
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  
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  
有慰人意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  
陳言災傷知州李悝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  
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  
李悝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  
災賑之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  
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  
秩百姓見憂出於  
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  
 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  
 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  
 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  
 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注云惠子廢適  
 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  
 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  
 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  
 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  
 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  
 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  
 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  
 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案此  
 一事儻非注文明言始不可曉今用五譏字  
 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為  
 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

弔焉閻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  
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  
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閻人辟  
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  
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  
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  
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  
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  
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  
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  
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傲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  
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  
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  
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



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綃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儻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

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

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而怒其奢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綠膽

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如  
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  
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  
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百十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課利

多寡與夫民間利疚它邦無由可知予記東

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

疝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

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求

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

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

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

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二百二十折紬

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

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其

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  
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

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  
 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  
 蜀中獨行禁權况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  
 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  
 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權民茶隨  
 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  
 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  
 宗閱作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  
 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  
 復極論惟茶為害罷為湖北提點刑獄利路  
 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  
 通商稷劾其踈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  
 督用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為非所  
 當用稷又詆其賣直鈞奇坐衝替一歲之間  
 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  
 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末樂城其代陸  
 師閱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  
 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

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  
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  
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  
其後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  
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  
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  
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  
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  
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  
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  
府字借稱今世叢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  
作守吏民稱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  
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有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  
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

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  
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  
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  
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  
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  
爲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  
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  
不翦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關  
處置五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  
爲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  
欠數陪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旣而印造  
益多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捐一未及十年  
不勝其弊  
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  
以錢易楮焚弃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  
年也淳熙十二年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道小

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

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

十年睡不著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

在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

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

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

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

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

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

百七十得買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聽

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聽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

蓋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

縣權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

從而生往來其抵產柳配四鄰四鄰貧乏

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

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  
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  
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  
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  
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  
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  
參為虢州上佐有一身難可料衙郡守還其辭  
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衙郡守還其辭  
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  
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  
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  
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叙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被郡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

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

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官人官

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

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

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頷首後四

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求嘉

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

乃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

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



詞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  
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  
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  
中給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事  
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走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  
妹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  
忠顯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  
非矯若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  
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于家弟卞以開府  
在經筵嘗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  
室設一卓陳筆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  
片于上下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  
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  
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  
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顧曰要何

處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  
是書河比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別有一兵  
齋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  
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書祕撰  
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  
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  
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  
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缺又書一紙付出  
少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  
薛昂因館其家才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  
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  
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  
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  
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  
予頃在福州於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  
詩一冊內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

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  
分竄外郡所居第推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  
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  
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  
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  
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于墻下  
天台土人左君作詩云格天閣在人何在偃  
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鄧鳩  
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  
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  
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  
才最善謔二十八年前楊和王之子僕除權工  
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顏子正皆帶集英  
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  
老自給事中徙爲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  
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弓  
長肯作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陞  
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請謁人或畏其口

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公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  
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  
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  
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晉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謂成  
鱗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鱗誦大  
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于  
文王之句而以為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  
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  
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  
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諛不以為  
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  
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

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温恭  
 允塞至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  
 睿作聖與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同  
 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  
 為對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  
 與聖為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則以聖與否為對也下文或肅或謀或  
 或艾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温  
 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了無所  
 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擲下  
 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否人  
 滕之義為送滕字訓  
 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  
 滕予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  
 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  
 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訓為送云

六經用字固亦禮奇字  
 獨多予謂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常從  
 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灋柄  
 爲枋邪爲衰美爲獨爲熒呼爲嘽拜爲擗韶爲馨  
 怪爲傀暴爲蹇獨爲熒呼爲嘽拜爲擗韶爲馨  
 蕘螺爲嬴婢爲麤魚爲斂埋爲狸吹爲蠡槁爲  
 爲械暗爲醜析爲麤魚爲斂埋爲狸吹爲蠡槁爲  
 駭爲駭擊爲輦幸爲棹掬爲輦起爲翼摘爲藪  
 藻吳爲駭擊爲輦幸爲棹掬爲輦起爲翼摘爲藪  
 胖鱗爲盞既副醢爲斂難爲輦起爲翼摘爲藪  
 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  
 工記之字又大禹之書載也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  
 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  
 志雜家者流有大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  
 作其文以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

可作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而無傳亦

隨巢胡非子

隨巢子六篇胡非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

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

摠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

行兼愛而不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

之賢而不可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

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

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

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

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

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

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

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

亦卑陋無過人處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轡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  
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  
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  
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  
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  
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  
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  
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  
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  
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案  
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  
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  
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  
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  
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  
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



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

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

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

史謂獎勸也揚雄方言云食閭慙慙勸也南

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

怒之謂之食閭亦謂之慙慙今禮部韻略收

入漢注皆不引用

摠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摠

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

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

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書門下牒

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

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

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

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  
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  
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  
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  
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  
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  
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  
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  
貞外郎李十一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爲  
辨之云二十一上人者乃張濬朱致李福李可  
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  
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鏐樂彥祺朱全忠  
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駘也而注云  
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  
樂彥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  
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  
朱攻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  
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

中令最後者其是歟它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  
 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當年殿庭較藝乘輿  
 臨軒曰推梁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  
 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  
 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  
 負唯推堦之日以疾不赴赴者為害甚重紹  
 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吏  
 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  
 僕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閣泣  
 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  
 蒲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  
 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  
 郡團練使今年蒲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  
 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  
 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  
 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

憐之案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病  
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  
使蓋舊法也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

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

皇甫舟集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

父楊州估客來踈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

通書舟酬之而序言懿孫予之舊好祗役武

者繁而費舟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行六為

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春早津頭日絕

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絕  
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  
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  
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

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如水勝火今之為仁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木勝火今之為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

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

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誦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

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

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

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

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  
能生死人故爲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  
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桀吏  
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  
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令卓王孫程鄭相善來過  
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善來過  
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  
歸成都以貧困復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  
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  
客柰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可以  
辱也是時爲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爲守令  
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稍  
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  
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  
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  
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佗皆倣

柳家聽閣

此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塞氏父子

塞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

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

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

未足言及居元符過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

蘇州以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

天寧節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

聞也神臂弓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

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

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壓木為身檀為消鐵

為蹬子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

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

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

見法歲在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八 八 一 會編錄活



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  
 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倭大其制更名克敵  
 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  
 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  
 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  
 謂今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  
 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  
 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  
 品官以下至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  
 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  
 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  
 體制者皆為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  
 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  
 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假則非  
 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開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石  
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  
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  
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囁語醉語於樂  
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成  
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囁語云拈  
鮪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延交流過屠大嚼  
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  
便醪酲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籬髮垂頰  
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  
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  
予疑非公詩也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皇  
開元為不可歧及故改年為正元各取一字  
以法象之

高宗建炎之一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

紹興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  
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

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

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

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

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琵琶篳篥笛坐

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

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熙寧七年旱多救長惡  
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  
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  
衆異獨此說為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  
需發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  
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實杵曰內搗碎

其軀爲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己酉赦恩獲  
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  
莊收穀茲事可爲寃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  
熙甲寅歲至於四赦盜殺人一切不死惠  
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然不問所  
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耿  
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  
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  
累勘官翻以深入被罪予守穎一將兵逃至  
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  
費即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  
驗奏裁刑寺輒定爲斷配予殺時無證尸不經  
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  
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  
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  
州以情理可憫爲上請審刑院奏欲貸

弘治歲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金日

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持出於葉元之口不足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百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七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効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進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緇之屬比他

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

戶部照條支破

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

住了即日

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

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  
史中如以蓬為勃籠繫為勃闌鐸為突落叵  
為不可團為突藥鉦為丁寧頂為滴顛角為  
訖落蒲為勃盧精為即零螳為突郎諸為之  
乎旁為步廊茨為蒺藜圈為屈攀錮為骨露  
窠為窟駝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

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

南甲乙集顧雲編豪羅隱相南雜豪皆有之

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

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

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

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

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鍾延翰牒奉處分前件官

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雲水累歷星霜克

循廉謹之規備顯温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

持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

効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恣超昇之獎事須

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

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今吳越王押

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

謂主簿為印曹亦佳為不工但印記不存矣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

公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

父元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

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

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雅器資為中書  
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  
或稱姓各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  
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  
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  
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  
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鄉學士蓋又在前帖  
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  
惜不妄與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  
書之其後命學士撰

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

詔職也

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  
云羈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  
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



勅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  
 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  
 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  
 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熱  
 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  
 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  
 載於此

揚涉父子

唐楊涉為人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  
 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為相與家人相  
 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  
 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  
 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  
 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  
 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  
 寧者數日此一大揚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  
 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  
 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

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  
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  
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胷卮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卮字於胷前躡  
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胷

前自然卮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  
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胷字言

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  
胷上隱起一卮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

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  
曉也豈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

以爲宗社之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  
旅寓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

父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  
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

傾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  
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洵侍御  
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  
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  
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  
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跣以比莊躄後  
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  
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  
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  
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床  
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  
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  
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  
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竟為飛  
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  
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  
攢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機讀

此二詩可以知其入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它等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有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焉閨焉

左氏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巢吳子門焉富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葩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婿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婿係白身人得  
 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  
 夫為官如故案唐正元中故懷澤縣主婿檢  
 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  
 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  
 授檢校官司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  
 銜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  
 所司比類前任正負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  
 郡縣主婿除丁憂外有曾任正負官停檢校  
 官俸料後者準此處分乃知婿官不停者恩  
 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轟尚偽福國長  
 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  
 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  
 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  
 唐張祐李商隱温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

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葉塢未得一蓮時流離  
下樓著是窻外山魍立能無兩回頭慙是情蒲  
帆動無夜不搖蓮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  
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相關意黃蘖向春  
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局悠然未有期玉  
生苦棋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橫眼底方覺淚  
作彈棋局中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尋葶蘆枝  
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尋葶蘆枝  
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雙燈  
俱暗盡柰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  
悲芙蓉腹裏菱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  
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  
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  
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歧分破

藥供朝襄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  
 醒人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諾丹青傳四瀆  
 難寫是秋懷聞道更新幟多應廢舊期征衣  
 無伴搗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  
 石書雖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壘薄猶有萬  
 重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  
 爭柰即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  
 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厨  
 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  
 簞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細絲斜結網爭柰  
 眼相鈞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  
 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散子安紅  
 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  
 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闋  
 蓋効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  
 不能為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  
 薏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却有一重縫處一  
 何曾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

前比也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卷之三十六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自尾十八年續筆十二年三筆五年  
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  
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  
搜采異聞但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  
子攘每見夷堅蒲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游戲  
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文案傍  
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攘嗜讀  
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畜其付  
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

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捋爲序并獎其志去慶元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目錄卷上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閔睢不同

迷疑厥撥

三館祕閣

亭榭立名

十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乖踈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蔗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寶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譽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鵝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徒木債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龍蟄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蠲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愛覺三字

西太一宮言

由與猶同

人焉瘦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渴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丑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冷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譜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舟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秘殺人

富公選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爲藝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十一卷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溫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曲昆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鷟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猥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十二卷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爲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仕官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戲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十三卷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范正舜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宗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十六卷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誑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楊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  
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  
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  
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  
然特相承旣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  
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  
周公既爲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  
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  
爲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  
爲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  
其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謨都俞及識其政  
事如詛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



雲夢楚澤數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云在華容漢志  
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禹貢所書塗至  
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却夫人弃子文  
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  
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  
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  
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  
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爲縣隸德安詢  
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爲曹前漢叙傳  
子文投於曹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絜敬足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  
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  
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  
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  
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  
爲可議

迷癡厥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  
愧見諸頰面者謂之緬醜舉措脫略觸事乖忤者謂之  
厥撥雖爲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玄墨屎單至嘽

啗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眠媵誣諉勇敢怯疑四  
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  
間謂之無賴眠音緬媵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  
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大抵亦  
指其荒率也

###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  
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脩國史其次領  
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

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  
 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  
 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志恬於進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  
 雲漢連

神宗重其選

謂

太宗也

國士比為仙玉檻鈎陳上丹梯北

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先華在得  
 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  
 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  
 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

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曰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 亭樹立名

立亭樹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爲竒澁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爲

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興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

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問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取也犀舟甚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字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

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  
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  
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  
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  
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  
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  
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

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採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兄弟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且職非御

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挾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卒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徃徃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荅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去商太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在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去肅肅我祖國自承韋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

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  
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讒受  
譖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叙乃  
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  
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  
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  
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勾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  
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  
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曰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

各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廼在臣衡予案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彊死魂魄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

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  
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  
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  
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  
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況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  
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爲皇后矣時陰麗華爲貴人帝欲  
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

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不敢  
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  
爲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  
彊而立貴人爲后蓋九年之詔旣行主意移奪已見之  
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苦本字多誤脫爲半  
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予案今傳於世者  
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  
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



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  
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  
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  
隨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  
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  
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旣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  
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昂  
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  
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  
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  
志去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  
昭爲何代入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  
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  
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郗吉以

為聖會新繕修犯土禁不可父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書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為采撫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它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穎門其後為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為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竝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

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爲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爲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倉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左氏爲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

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詁詁自是左氏大興二  
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  
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  
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  
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  
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  
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  
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

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  
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  
時有太子厨監邴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爲荆  
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癡如雷敢  
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癡上聞而不悅曰  
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  
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  
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



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知而賤者乃可知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

秋不得父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  
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  
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之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  
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曰嬖女不敝席寵臣不  
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皆是諷說大氏臆皆以  
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匪幾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崩立黃魯直曰蓋是

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天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豈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  
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  
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  
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  
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  
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爲上客歸而薦諸天子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

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  
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書夜合天度  
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閒  
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竒男子如先相  
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  
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

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穉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也穉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爲目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

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日記  
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巖州建城邑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予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  
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  
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  
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  
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  
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荅其子厚之一書去志  
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  
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  
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  
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謂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  
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  
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  
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  
於湖南憲司楚觀

#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去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去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予案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去晉有澤鳴犢犢其不同如此

##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去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將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爲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子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苑載胡建事亦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去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去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

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又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去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

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  
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  
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  
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  
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  
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  
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  
人有說如此說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

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頷聯去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去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又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去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

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路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才為通判便望

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苗魯公亮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  
恭公獨爲相其弟婦王氏異公孫女曾出也當月旦出  
拜恭公迎語之曰亦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  
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  
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  
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改  
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  
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在外家也其意甚惡如此國家故



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二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後可見云

###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壕旣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土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案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宋五齋四筆卷第二



谷齋四筆卷第三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谷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  
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爲  
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  
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  
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  
五六十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駁雜之譏  
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略籍所

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  
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  
汙而熾去盡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  
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爲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爲傳  
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弃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  
好弃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  
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  
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爲若皆待五六十而  
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拊林  
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其勁而直但  
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  
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  
五年爲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  
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  
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

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群公謝名譽遠  
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  
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  
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  
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  
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  
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  
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牆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竝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  
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蘭  
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允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  
白一斛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  
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  
徃徃似金鏗憶與高李董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  
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  
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  
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  
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

於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顛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亨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

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  
雄下帽群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  
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  
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  
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去昔與蜀中友人具指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  
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丐僦營  
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

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  
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  
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  
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  
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爲曾祖母故稱爲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

紀皆載之今

慈福太皇太后在

壽康太上時

已加尊稱若於

主上則爲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

曾子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爲典故所無天子逮  
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歆  
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慶元爲高叔祖矣  
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爲從祖今圭  
稱皇伯祖而歆但爲皇叔祖乃是弟爾禮寺亦以爲國  
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爲

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赅至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  
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  
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錘入曰臣能商臺  
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  
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  
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  
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  
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  
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  
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  
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  
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  
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  
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  
外祠知房州章騮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



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為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  
燭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  
齊慶曹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  
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  
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 雷公炮灸論

雷公炮灸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  
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瞤有  
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杓棍繫宥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  
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

服熱雄遍體膠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麥久渴  
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硃益食加觴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酒是菘鱉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  
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痺硝末心痛速覓  
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  
落處立生玉花者玉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  
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瞤者正脚有肉枚  
者取荈岩根繫椹帶上求瘥多小便者煎薑解服之求  
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  
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

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癰風者側子附子傍作末  
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砂  
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燉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菘蓉并鱉  
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  
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甕中蒸七日了以密圓服顏兒可  
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甕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  
知臧府所起直徹至在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  
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  
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  
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  
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  
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  
更曬微乾搗之須更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  
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置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  
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  
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

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去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烏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群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公

子爲質且以爲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

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  
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  
疆燕猶不能支秦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  
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  
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  
之初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趙所養卒謂其將曰一趙  
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

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制之威又兼  
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  
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  
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特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  
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  
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  
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  
視天府為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  
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吉連  
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  
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  
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  
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  
如此殆為海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  
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猪頭其一水

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猪頭雨落喫羊  
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去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  
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湏日千變此意  
未易爲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見鞏判三班院

今侍右也

上疏言國朝景德墾田百

七十萬頃官萬真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真治  
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真田日加辟官日加多  
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  
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  
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  
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椿積

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去曩在乾  
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三年四選  
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  
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  
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三萬  
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  
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  
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而今年科舉  
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餘員  
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

萬負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泐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藥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莫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

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時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  
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  
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  
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卷  
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  
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謂  
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它

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  
以爲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  
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  
非也社邨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  
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爲南  
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  
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  
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少師致仕進  
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徃徃善相人以所閱  
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去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  
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  
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  
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  
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  
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去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  
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  
子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鼠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

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  
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  
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 六枳關

盤州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  
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  
此衍云棗六枳而爲籬案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  
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  
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

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司予  
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式維公枳蓋用  
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竒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  
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  
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

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  
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  
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  
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  
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  
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氏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  
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  
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

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創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  
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  
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  
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  
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  
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  
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  
十自隨尤儉狹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  
門鑰不啓震怒破鑰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  
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  
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  
表一篇云乾元己亥齋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  
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  
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  
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

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謂振也即震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已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向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 李鄆詔書

唐代宗即位鄆汾陽爲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詒詔書一千餘卷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

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十  
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  
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  
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  
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靖五代孫彥芳  
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  
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  
之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  
來所不及也

### 两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戍潼關矣而上以東軍主立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立謨貶元景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

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  
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  
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忠邵宏淵攻符  
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  
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懷其望呂葛仙鳥仙花  
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創爲爾惜  
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已

###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爲右相顯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綃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綃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

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去它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泐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二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  
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  
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  
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  
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  
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  
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云

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患喜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  
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  
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  
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  
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  
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  
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  
人食礬石死蠶食之而不飢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  
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  
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

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浹是播是稔孰丰厥培甄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驟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僻滌燭橫經相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琇應龍天飛蒼蔚雲滃千官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

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祀聲氣不動顯  
仁東攬巫史叫洵昌言一下恩決千冢薰粥孔熾邊戒  
毛辭媿啜當位左掣右壅公去當今沸渭混頌天威震  
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傯  
業業荆襄將懦曰拱投袂奮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虺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摠亞勛  
贊冊國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采重方規許洛事接秦  
隴符離罔功竒畫膠拳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  
夾道歡擁有銜未嘗病癖且虺曾不愁遺使我心惜湘  
湖高丘草木蔚翁維水容裔維山龍挺矢其銘詩詞費



以冗柰何乎公萬撰母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蠅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  
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淡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  
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  
戀老喪丈夫勇劔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貫據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  
易勿輕踵吟巴山犖巖說楚波堆龍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狹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  
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濠忽爾街遠命歸歟舞新  
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惱

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朒腫夏  
陰偶高庇宵塊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  
燭浮螢幽響泄潛蚤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種我家本  
漚穀有地介臯鞏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闈解升朝高轡  
逸振物群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雜荒茸朝紳鬱青綠  
馬飾曜珪琪國讎未銷鑠我志蕩功隴君才誠侷儻時  
論方洵浴格言多彪蔚縣解無楛拳張生得淵源寒色  
披山冢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跋鼈詎  
能踊塊然隋岳石飄爾育巢託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扇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衆手立

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鄉墳壇其一祝其鄉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子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兩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兩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象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白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子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臺巨棟連阡巨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

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爲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以竈

有神故呼爲伏龍肝并以透隱爲名爾雷公云凡使勿  
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  
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兒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  
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  
土爲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  
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說亦有所本云  
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  
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鐘麤葛槃匱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



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  
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  
順伯因為撮述大槩去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  
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大學每朔望謁告出質  
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  
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  
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鉉槩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  
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

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某事在其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  
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舌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  
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  
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  
者器之無欸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  
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  
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帛書千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歸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嶧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

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麓挈家  
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麓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  
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萊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  
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  
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  
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  
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去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  
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牒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貞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撫言作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

沈杞張弘

科部又作弘

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  
可也往者陸相、台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  
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  
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  
案撫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負外通榜韓  
文公薦十人於儔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  
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  
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  
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撫言合陸儔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儔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其與其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筵涕洟咸以爲不當去則儔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

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爲四  
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公作權公碑  
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  
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去前後考  
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  
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慘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  
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忌乎  
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  
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  
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



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文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

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呂臨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又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夏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公所作尤

妾也又以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  
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夫爲  
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特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  
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  
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  
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甫  
田方崧鄉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崖而爲文  
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脈乃破崖

崖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  
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去丞廳  
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  
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  
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  
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  
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効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

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  
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  
其封洛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  
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  
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文明慶寺白  
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  
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大歲  
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  
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  
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

王朝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  
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士  
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  
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察乙酉乃唐莊宗同光  
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  
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  
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  
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

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  
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  
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  
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二耳通鑑亦然自是歷  
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夫福開運會同  
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  
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

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  
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  
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  
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  
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  
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  
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  
可謂竒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  
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  
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



黃庭又徐季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  
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  
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子案呂氏春秋云  
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  
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  
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  
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

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注  
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  
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爲  
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  
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  
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  
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

然皆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則

唐五竇聯

韓文公逸詩

為東都判官陪韓院

長章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負

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

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

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

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

願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

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

五言詩各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

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

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帶宮女

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

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  
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  
云夜合花開香滿庭涼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  
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  
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  
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  
夜清冷逆旅秋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  
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  
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  
合歡御爐香煖馳道玉聲殿俯千官春松應  
祥烏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  
石湖云曉發魚門伐晴看擔石湖日銜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只尺分洲鳧纖毫指舳艫涉  
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  
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  
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莖東望長如歿  
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  
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

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  
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為溧水令唐書亦稱  
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  
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  
女死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  
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  
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  
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替於白柰是時正  
從

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  
家皆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為五奚又廖為  
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

國入獨呂氏春秋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  
 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  
 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  
 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  
 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  
 又賈誼首稱竄越杜赫為之謀漢書亦不注  
 呂氏云孔墨竄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  
 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  
 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以補漢  
 注之缺

徒木債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  
 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鞅予金乃下令吳  
 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  
 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之長大夫  
 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  
 得賞而已何傷往債表來謂吳起起仕之長





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手注云蟲  
喻無知也蠶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  
既技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  
為涇原經略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  
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  
李復復長安人父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  
詆切之予頃書之於  
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滴水集正復  
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  
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錄于  
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  
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  
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  
不為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  
之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翥不如是  
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

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遂  
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  
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劇爲輕妄  
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陳濤斜十萬義  
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  
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  
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  
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  
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  
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  
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如  
奏云邢恕乞打造舡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  
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  
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舡匠一人須乞  
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  
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舡五百隻若目  
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千自蘭州駕放至會州  
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

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  
 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可過至西安州  
 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  
 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  
 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揮筆畫恐虛費錢物終  
 誤大事疏既上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  
 徽宗察其言忠英殿脩撰李昭玘嘗贈  
 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賢殿脩撰李昭玘嘗贈  
 詩云結交賴有紫顙翁鶴骨嶄嶄爛脩目五  
 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  
 二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  
 監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檀被於武德殿  
 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

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計  
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不  
文之謚崔凝坐敗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  
旂悍鎮強藩請隧問鼎之不暇顧卷卷若  
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  
宗問工人木心不正昧理皆邪若何道理十  
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  
限三百二十字成胎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  
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主司不敢再  
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其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  
沃為吉州求直宰相入賦以題中直兩字  
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直兩字  
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  
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  
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  
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絲絲下平聲也第  
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繁  
繁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

說文解字

卷之六

音韻

有國將亡一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未豐人  
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  
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蠨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  
工作蠨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蠨蟥乃微之巨  
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  
二曰撥掉子狀如蟥蟥螯足無毛後兩小足  
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  
升南人皆呼為蠨八月間盛出採之與人  
鬪其螯甚巨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蠨  
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蠨  
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  
蟥小者螯云小蠨也蟥音澤蟥音勞吳人呼  
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  
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蠨蟥大於彭  
婿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  
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蟥壤沙為穴見人則

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  
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  
期八曰筒望亦大如彭蠡居常東西顧睨行  
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  
曰石蠃大於常蟹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十  
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  
一曰蘆虎似彭蠡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蠡  
大於蠃小於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  
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鼃鼈島  
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  
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  
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  
游二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  
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蟪蠡諸種呂圖不載豈  
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  
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

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披

所自不作此外趙康靖元發二誌乃代張公

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

奏稟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

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

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

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

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

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

碑不可不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

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

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

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

里三衙浙曹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荅自金

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

摠而言之始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

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執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主柰何空以此賜上天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深執恭儉以荅上天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以捐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為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生子金銀銀子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祖宗時知

制誥六負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



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  
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  
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  
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  
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  
訓誥必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表  
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  
不變者屏之齋士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  
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徒之善郡不賈之恩也  
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  
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  
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  
地益徙豫章思自前條嗣立之事微矣乃費  
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  
一曰姓也此外無它說案鶡冠子云五家爲  
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

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上今者以告扁長蓋  
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  
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  
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  
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  
所管四鎮後汗國有娑羅樹特為奇絕不  
芘凡草不止惡禽近得樹枝二百莖以進  
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  
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  
有者娑婆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  
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真  
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辯嘉名隨所方  
面頗證靈應東齊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  
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  
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  
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

質一書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  
 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  
 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  
 賈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謹過淮陰見此樹今  
 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  
 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  
 種也吳興芮樛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  
 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  
 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為有北海書  
 荒碑雨侵溢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  
 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  
 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鉅  
 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  
 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終

容齋四筆卷第七 十四則

黃魯直和王天咫

蒯不違顏咫尺予案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

威哲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

子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西

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

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湖之

天咫庭戶之間容光幾菰蒲之中江湖之

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隨筆載縣尉為少仙後得晏幾道叔原一

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

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

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

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

此乃虛作 卷之四 四筆 七 容齋四筆

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作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燕其受字云

脩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

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釣雄姿未受野航

拾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野航

檉成老醜更覺動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

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

覺而行步奔尚覺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

覺遠庖詩成覺有神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頂

除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

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

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

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求更覺

絲衣春已覺氣與蒿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

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自得隨

珠覺夜明放著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

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  
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  
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  
其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煩  
複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  
風作惡不受安危侵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  
麾不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柏不受寒可復受  
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柏不受寒可復受  
憂戚寧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風坐受世福迫  
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  
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閑不受  
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枯木無知不受陰  
天馬何妨略受鞭來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陰  
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輕未覺懶相先未  
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遲未覺欠  
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經旬久  
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菰蒲

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景  
 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飢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  
 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  
 墻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  
 不知下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揚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  
 水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  
 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  
 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  
 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  
 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  
 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  
 蓋以太一宮為廷離宮爾禁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  
 字義由當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

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  
項與予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  
之輒爲人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  
由反手也由弓人而取爲弓王由足用爲善  
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  
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其義皆然蓋由  
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  
哉一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  
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人  
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  
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  
胃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  
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  
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既已發

說上卷  
卷之四  
二  
言詞論



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為之說故簡亮如  
 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  
 略曰知人焉度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度哉人  
 焉度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度哉者  
 後知人焉度哉之義孟子所云人焉度哉者  
 焉度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度哉者  
 略言之也孔子所謂人焉度哉也孟子所謂人  
 焉度哉即孔子所謂人焉度哉也孟子所謂人  
 也繼又疊三語為一云夫人焉度哉人焉度  
 哉人焉度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為人焉度  
 哉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  
 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天生萬物父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  
 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  
 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真之雲壑不遠飛  
 翔未幾墮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鵝正

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  
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同穀不  
肯並啜如體有五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  
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  
鴈不自知其為鴈鵝不自知其為鵝完如同  
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鵝為  
舒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鴈之最大  
者曰天鵝唐太宗時吐蕃錄東贊上書以謂  
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  
遂鑄金為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  
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  
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  
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  
痕衰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  
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  
顏恰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

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  
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  
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  
素縷以胡顏青銅有限也從零落於秋風碧  
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  
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  
追尋王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  
瘦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樹裏之春風  
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  
之春紅愁寄瓏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  
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濁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  
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  
暮天樓中歷美古今列子之故地草際悠悠  
日上昇云較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  
晝夜姮娥之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有精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

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

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

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

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

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

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

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  
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譖耳它日上  
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  
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  
年舉措謬戾禍胎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  
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  
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  
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言

論學類聚 卷之九 日 三 一 字 錄 附

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  
不得爵祿為恥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遠  
諫佛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為輕上曰誠如卿  
言案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  
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  
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為侍從恨不獲附  
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渴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  
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繁過渠肆夏之  
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  
索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  
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  
夏時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  
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  
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後稷配天王  
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子  
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

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構前替戾岡

兒問三字所出案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

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

救之以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秀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

也劬秀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

曜坡公正用此云

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

矣後二年

哲宗即位

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為門下侍

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

海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各位已重又

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  
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公當  
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  
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  
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略知  
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  
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効顯著天下所共知  
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  
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  
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  
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  
旣出則一疋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  
慮太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  
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  
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  
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  
復起蓋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  
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

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  
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也切為朝廷惜  
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為無故以他人易之  
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  
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為師臣未幾右僕射韓  
績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  
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  
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僕射自  
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彥  
博已為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  
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  
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  
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今以正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老尊成矣四月  
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  
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



即與輔臣共議路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  
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  
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  
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  
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  
後送省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  
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  
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中判京官  
考負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  
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有三善或  
無最而有四善為上其末至於居官諂詐貪濁有狀  
三善為上下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  
為下外州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  
以為黜陟

國朝此法尚存慶曆皇祐中黃亞夫佐一府  
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

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  
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  
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輝  
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它盜往往囊橐於  
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  
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  
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  
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  
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為法者  
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  
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比  
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  
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所  
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過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  
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奉省錢且作足錢用

風俗彙編 卷之二十一 二 一

之語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為伐檀集云  
 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  
 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  
 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  
 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  
 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勉而能  
 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  
 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  
 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祗可祿一書  
 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  
 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  
 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終

容齋四筆卷第八 十七則

新唐書地庫路真里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

十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

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真漆器二十事是以

于頃傳頃為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為

法至頃驕寒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

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

三衛及庫真驅武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

西邊方言也記白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

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

敵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

弘治歲在

卷八

會通館活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耆英會凡十

有二入時富韓公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歲用

大夫張問年七十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

狄監盧尹故事亦謂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

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

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

長史鄭據八十九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

正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

刺史張澤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歲時會

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

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

與會而不及列故温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

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

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赫辭而後又同會

疑文字或誤云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

項韓兵書

有韓信三篇形執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許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蕃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略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囑余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巖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

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  
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  
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  
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砂一篇引歷代歌  
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人黃魯直題牧護  
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莫能說牧護之義  
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  
昔在巴楚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  
舡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  
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  
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  
未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  
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  
為木瓠蓋剗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為歌舞之  
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  
序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

為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月如未訖事  
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各以十四人取一  
為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  
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  
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百七十三人  
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  
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也此  
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

州詩長魚姐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

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為子魚也東坡始

以通印子魚對披絲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

為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蠓破山蓋承

而用之陳正敏遜齋閑覽云其地有通應廟

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



城蒙聯調 一 字 錄 註 曰

透白正采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  
城五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產之處土人  
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亦非  
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指之廟者亦通  
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庫陋之甚農家以  
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粉刷一扁妄  
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  
有也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

壽亭侯印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  
上大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  
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  
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  
中南雄守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  
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建炎二年因  
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  
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

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  
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  
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  
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  
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  
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  
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  
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爲  
黃叔啓作

辨跋一篇見贅豪

時康祖病心痺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  
鹿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  
予每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  
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  
害漏陷者冷也若氣血温煖則漏自止正用  
得茸附案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  
痿留連肉腠注云陷脉謂寒氣陷於肉理故  
積寒留舍經血稽疑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

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醫云  
發為瘍瘻肉腠相連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  
與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  
枝爾陳紫之後無陳紫過牆則為小陳紫矣  
筆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為之取本木去其  
大根火燔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  
旁枝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  
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或頭  
紅之可醫綠珠子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  
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  
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為  
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  
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  
遂成語識此段已載遜齋閑覽中郡士黃處  
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傲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氏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

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案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氏言其備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林則刺客竅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爲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然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九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

焉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  
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金千  
草稟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  
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  
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  
春節遂為故事誤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褒  
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發赤  
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  
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  
為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顯忠曰恐是  
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  
南國曆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  
為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  
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  
始周之諸侯各有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

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

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  
纂異同以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  
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鑱石室  
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于  
元狩馳騁古今表八書三千載閒變編年之體  
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  
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列  
傳張晏以爲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  
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  
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  
班彪固父子以爲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  
史臣追述功德私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  
於秦項之列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  
書起元高祖終于王莽之誅凡百卷固死其  
第更入書爲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  
書未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爲前漢書荀悅  
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爲前漢書荀悅

著述於東觀謂之漢記其後有袁宏紀張璠  
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  
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八列傳是為後漢書  
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  
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  
秦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  
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  
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  
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  
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  
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故作摠名之  
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  
代而借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  
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  
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  
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  
德菜周書魏鄭公隋書其書則有和包漢  
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



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

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國春秋李大師延

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

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

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為

書劉昫所上者是已而猥釀無統

國朝慶曆中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

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

梁唐薛漢周謂之五代其後歐陽芑為新書

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芑為新書

故唐書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

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疑諧解患卓卓可書

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仲侍郎朱新仲

先忠宣公鄰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

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略帥

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

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檢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卜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卜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蘭溪彥濟到郡遣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柰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光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八

終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

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

曾孫芾始攜撫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

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

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爲博聞

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

日與之言其論一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

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  
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  
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爲正司空  
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儀同矣子謂行  
守試自帶正官固也然自政官制以後既爲  
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  
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爲宰相官儀  
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二云文

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  
 快快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  
 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  
 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  
 字但出劄子今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  
 軍國重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  
 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  
 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  
 舊制執政雙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  
 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  
 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  
 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  
 刑戶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  
 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  
 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  
 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  
 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歷丞故直遷尚書

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爲翰  
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  
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  
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  
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  
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  
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未興軍  
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  
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  
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  
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  
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  
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騭始爲儀  
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  
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  
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  
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  
前輩因係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

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

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

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

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

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

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連句今沈約賦韻景

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

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

作下已時韻已盡難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餘歸來及朝賢驚嗟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

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辨此疑好事者

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

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

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襟膠  
牙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  
身歲蓋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  
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  
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  
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  
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  
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為婪當婪  
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  
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琳出於侯白酒  
律謂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三盃為藍尾蓋未  
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琳為貪  
婪之意或謂琳為煉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  
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  
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  
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願錄  
唐藝文志白有啓願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  
有酒律之書也蘇鷄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  
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  
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  
部尚書今纒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  
歲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  
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  
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  
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  
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  
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  
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  
以梅爲枌竹爲王芻萋爲翹翹之草是已顏  
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  
曰輿轎而偷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  
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

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  
說也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  
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  
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  
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  
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  
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  
船下安戈戟以禦蛟蠱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二說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  
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  
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旣難厝置又不可  
以行且今造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  
人不知行船項說是也予謂項音轎字是也  
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爲未可全非張  
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項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閑談曰  
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

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  
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  
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  
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檀帳及來河北不信  
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舟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  
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  
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  
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  
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  
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  
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  
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  
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  
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許留楚王又怒

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  
為此者必冉也後冉為范雎所間而廢逐司  
馬公以為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  
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冉之功也蓋公不細  
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涇池處心積慮亦與  
詐楚同穎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  
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秦一時之  
功而論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  
罪誠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  
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  
之得此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  
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  
將赴杭俸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  
割愛去之未幾雁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

予記

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

巡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  
 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  
 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  
 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  
 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  
 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  
 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姑以洪氏一  
 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皆為參知政  
 事予案二人乃五代時有洪昌偕主劉龔之子及  
 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之本連弘字以  
 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  
 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  
 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  
 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者之疵病班孟堅  
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  
筆矣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  
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語人  
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  
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  
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  
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  
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  
文人能誦然今之好爲諛者固自若也予  
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  
公居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讒幾於隕命此  
但形於語言之閒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  
不嫌於同意者如前漢書贊云堅牛奔仲叔孫  
卒郤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蘇  
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蒙上官訴屈懷

世法廣注 卷之九 九 卷之九 九

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座死江  
 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効  
 之云三宰嘯凶北奪辰林南將蕃黃屋奔鬼  
 質敗謀興元滅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  
 論傲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  
 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國養士春申易亦  
 劫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  
 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  
 新異之各予守穎時屬縣與國宰詒書云激  
 水有驅策乞疏下激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  
 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  
 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  
 哦松無補涉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  
 藍田味為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  
 頽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公習一律正  
 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

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  
梧得坐嘯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荅云從前  
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  
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狃熟  
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以始不可復正在易  
彖卦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亨以亨者凡八卦  
蒙卦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以亨行訟曰訟  
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乃及於  
上剛下險而健訟以健字為句絕乃及於  
訟始係以訟有孚豫訟以健字為句絕乃及於  
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而志行順以動  
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而  
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  
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絕而童蒙入學  
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  
下說隨二字尚為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



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筠獨不歸於訟是已同人于野亨據其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據其中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人曰程伊川以為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為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論故今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為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如血邪車輪之許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

婉也案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  
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  
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隨州  
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  
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  
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  
爲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  
嚴整如是耳今人或指言雖各爲收書而未  
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  
序則爲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挑源居士輩所  
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  
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  
一子更不知爲何時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  
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  
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  
鼎臣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

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賓憩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父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 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

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

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或判過所釋

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

移所在識以爲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

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縮帛

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

志倉慈爲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爲

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雜治病門

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

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游華陰

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

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  
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  
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

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  
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  
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  
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  
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  
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  
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  
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  
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  
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  
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  
為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  
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  
甚臣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  
用綃高懸又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爲善  
本吾鄉程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  
坡自僭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冊各題其  
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  
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見之第四卷  
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  
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  
有家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  
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  
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  
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  
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  
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  
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  
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荅曰故自不同安  
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  
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  
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

暮年却得便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  
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  
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  
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  
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濤行之自若  
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  
題日時稱山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  
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  
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  
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  
尤質正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  
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  
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  
無聞既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  
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  
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

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

親王

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

行年雜紀云

昇王受恩命不是時為將作少監亦投賀狀

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為皇太子三司判官

並通勝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

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

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

致詞訖又拜太子皆荅拜亦致詞叙謝一時

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

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

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錢惟演盛

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



度樞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  
 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為落解舉人有訟不  
 平者及奏各郭稸依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  
 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  
 州徐夔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稅此  
 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待從覆考解試前後  
 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山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  
 寺近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有  
 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  
 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  
 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  
 山曠古未覲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  
 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掌茶發乎  
 中乎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之稱但  
 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  
 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

有之其狀略如藏拳也

閩俗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

姦凶之法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  
揆原情定罪必致其誅或也閩中習俗尤甚  
當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錮屑逼之  
每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  
疾或炒沙鎔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  
薦束體布裹卵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  
按擦其肩背使皮膚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井  
不可復出或以小鈞鈞藏於鰵魚之腹強使  
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凡此衆者類非一  
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情犯巨  
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魯子爲轉  
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  
楚閒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

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副  
 林學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  
 之又五月復為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  
 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  
 進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中書舍人  
 而為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字賦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  
 一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牒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  
 功刺史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  
 太守兼楊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準  
 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  
 昇一致神久標奇紀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  
 達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為神功既昭  
 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  
 游擊將軍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為裴休秋浦志亦  
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  
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  
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或否不  
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  
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小或初近  
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  
官若干選而定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  
能者皆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  
者皆百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  
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  
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  
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  
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蓋今  
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肅宗神龜

二年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琬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名一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當是自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  
以得各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  
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  
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  
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社  
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  
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  
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  
丙寅爲火社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  
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  
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  
甲辰爲火社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  
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水生  
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旣然  
惟社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  
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  
從其類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

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

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

故甲巳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為頭謂戊寅月

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

向庚寅去庚屬金水生水丙辛化真水丁壬

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

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

真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

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

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

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聖

政殿前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

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

廿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

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逸少為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閱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



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  
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  
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亡何待願今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  
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  
於用耳而爲書各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  
晉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  
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  
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  
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  
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陵雲榜事即正色  
曰使其若此有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名之  
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名之故  
沒其盛德二王尚爾况於他人乎

慶元元年鄂州南樓磨崖  
奇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

角即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  
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  
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  
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  
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  
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  
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  
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  
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  
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  
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  
元乾貞宋苜公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  
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  
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  
今按唐職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  
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

編纂庫

賞魚袋斯明文也

卷第十

三

字

容齋四筆卷第十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七則

慶元二年朝廷奉<sub>京丞相轉官</sub>上

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至于紹熙未之有

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冊寶賞由正議

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兩官以一回

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牒實錄院

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之至四

月之閒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轉

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左相進玉牒

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  
國史傳  
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

弘治歲在  
卷第十一  
一會編書話

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為三者各  
 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  
 只共為兩官復辨之詔許回授又辨但令加  
 恩亦辨適已罷相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  
 王公獨加恩今日之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  
 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  
 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  
 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  
 美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  
 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為國司農  
 遂粥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  
 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闕伯微子兩廟  
 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  
 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  
 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  
 不得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  
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  
許氏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  
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  
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  
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使其  
所得不貲猶爲不可况至爲淺鮮者哉願紬  
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  
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  
知之也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樂府  
文與可樂府

詩騷又表出其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  
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  
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  
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鏡光  
采相鈞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  
日月其中光景餘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

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開弄玉指環輕水  
拒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  
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懽期無涯其  
語意采入騷人闔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  
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  
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  
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  
槩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  
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  
而削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  
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  
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法為本紀  
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  
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

疎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為古史今其書  
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  
淺近不學敗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  
時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  
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  
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  
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  
為知人賜緡三百疋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  
所以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  
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遂殺須陁常  
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執行年  
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  
得脫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  
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執行



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  
說以舉大討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  
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  
心平野葭葦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徒  
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為振然懷古意秦洛既  
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  
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蓋寄言世上雄虛生  
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  
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  
鉤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  
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  
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  
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  
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  
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  
特此一事也

温大雅兄弟各字

新唐書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臨大有

字彦將舊史不載彦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

也而兩人以大為名彦為字一以彦為名大

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彦將字大有而博惟

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

思魯制中書舍人彦將行證表為是然則唯

彦博異耳故或以為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

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彦博也其名字

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

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將宿於城西門

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彦弘馳以啓帝帝方卧

聞而驚起執彦弘手而笑据此則三温之名

皆從彦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

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弘

為武后所醜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

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  
縣改為恒農徐弘敏改為有功韋弘機但為

卷之四十一 唐書 四十一卷 唐書 四十一卷

機李舍光本姓弘易為李曲阿弘氏易為洪  
 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  
 禮碑叙顏温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懿楚彦  
 博遊秦彦將以雅為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  
 在太學以此為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  
 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  
 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  
 會和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  
 已今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  
 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  
 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  
 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  
 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  
 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  
 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  
 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

稔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  
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  
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商芸小談  
藪之類俱是談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  
之類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  
傷於頰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恠奉  
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  
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  
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  
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  
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  
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  
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  
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  
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  
偓鳳翔謀畫用金鑿密記平龐勳用彭門紀  
亂討表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家用  
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則雜史瑣說家

亂治議者開

卷之四十一 五

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  
 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  
 蓋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  
 此頌諸家注釋大氏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  
 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  
 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  
 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  
 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它使均稱內  
 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  
 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  
 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  
 院言舊例國忌行香唯樞密使副依內諸司

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  
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  
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  
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  
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  
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  
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  
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  
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  
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  
一艘廣一丈五尺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  
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  
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  
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  
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  
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江陰葛延之東坡誨葛延之  
 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  
 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  
 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  
 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  
 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  
 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  
 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  
 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  
 冠為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  
 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  
 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嶺耳孫創  
 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  
 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  
 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

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  
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  
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凡八節其禮並  
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  
司漢明帝求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  
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  
兩三句故遂顯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  
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  
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皆做此只  
是定本元非撫實起居注隨即修入顯爲文  
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挽脫  
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  
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

秘法藏

一書一齊日產十一卷 一書一齊日產十一卷



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  
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  
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  
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  
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  
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  
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羣臣無功遭遇輒  
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棹脫之諺正為  
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  
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  
三年加禁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  
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  
其府王不相見實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  
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  
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  
上王官為眾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

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朝  
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  
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  
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  
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爲史所稱  
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  
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爲  
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  
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  
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  
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  
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  
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各乖自古風聞之  
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  
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  
 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負不加今請仍舊其  
 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負加至十月  
 今請減至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  
 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  
 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  
 雄緊觀其遷叙定限可知矣  
 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  
 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  
 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迫別矣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十三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

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

調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

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

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

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

為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

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

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

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

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部課試貢舉許以所

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

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曆十年司業

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

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

一全書通鑑卷

載晉開運未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並以  
 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  
 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為文辭  
 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  
 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  
 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謾  
 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為  
 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  
 從羊從大今從犬火者非芻字古者以車  
 戰故軍從勺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  
 字非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  
 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  
 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為字一體今俗分別  
 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从酉下寸作  
 尊者非莫从酉从丌作奠者非夷从弓从夫  
 作夷者訛者从旨作老下目者訛漆黍黍黎  
 下並從水相承省作小今從小者訛饑飢二  
 沖況涼盜並從水承省作小今從小者訛饑飢  
 上穀

不熟下鐵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非之加草  
 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筍  
 作筍顏作髭須加影或从水祕从禾簡作簡  
 實从尔趣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啓从  
 又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麤蟲作虫墮許  
 規反俗作墮又以為情幘作幘怪為恠關為  
 關炙从夕間从日功从戶茲為姦彙从玄而作  
 茲升作升輩从北妬从戶茲為姦彙从玄而作  
 作老冤上加點鄰作隣牟从干互作牙元从  
 點古从干蓋作蓋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二鼓  
 从皮潛潛借从替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  
 方為才阜為皂曷為曷匹為疋收作收叙作  
 叙臥从臣从人而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  
 而以爲已凡作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  
 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緜从衣遙从正  
 編作遍微作僥漾作漾琴瑟之弦从系輕作  
 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言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史漢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憇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

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  
班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  
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  
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家素貧傳  
食於諸賢之舍父乃歸陽翟德符沒於靖康  
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爲特書之頗憶  
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  
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  
稱府而不爲節慶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

慶府劍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  
嘉定府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劍

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  
故幕職官仍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

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  
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



都時每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  
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父例如此  
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為左選侍郎是時未  
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  
祖請趙王如意類已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  
而止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  
達有材數嗟嘆曰真我子也常有欲立為  
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  
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難奴其後  
如意為呂母所戕恪為長孫無忌所害欽  
張博之事始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  
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  
柔不斷權移於閻寺業遂衰高宗之庸懦  
受制凶后為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  
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  
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彼明崇儼謂

英王哲貌類太宗張說謂太宗畫像雅類忠  
王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視  
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幸妾曹宮產子  
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使其真是  
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嬰孺之狀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  
滕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而寢  
室未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  
已是以時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濕雖任二  
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  
丹書東坡公歎其然適為徐守故為作記其  
略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  
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  
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  
歎及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媚疾以惡之恭  
覽

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  
 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  
 藜壞弗即繕脩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僻工  
 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  
 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  
 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職州  
 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捐壞不全者  
 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植物一  
 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小復留意以興什植僵  
 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  
 指爲妄作各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  
 避忽傾視陋逮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知  
 貪墨之吏欲爲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  
 造一節乎

治歷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据

以爲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  
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  
君子以治歷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留  
意歷學云按唐一行大行曆日度議曰顓帝  
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朔  
皆直良維之寅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  
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  
統之建夏以寅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  
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  
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命湯  
武革命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  
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  
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  
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  
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  
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歷甚  
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  
此王弼亦無一言

唐傅遊藝以宦捷疾

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

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

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

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

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鞞黑犀帶佩魚權

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

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

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

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

者是也其叙如此若孟進躡得者則不然紹

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

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

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

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

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

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

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間靖康元年  
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門事朱孝莊曰有急  
執奏事未退網語知閣門事朱孝莊曰舊例未  
切公事欲與宰執對者網曰此何時而用例  
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網曰此何時而用例  
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網立於執政之末時宰  
執議欲奉鑿與出狩襄鄧網請固守上曰誰  
可將者網曰願以死報第人為禮部尚書網曰  
以領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爲禮部尚書網曰  
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網曰臣未正  
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  
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爲  
不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  
翰林羅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識熙  
寧之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脩



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以表出之

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負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

月參知政事

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

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

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

補闕為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十七日簽

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為副樞。十月遷刑部

侍郎。六年遷戶部尚書。為使。八年罷為右僕

射。從初至此。五歲用。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

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職名。唯有密直。多從

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賢。王沔。皆自補闕

直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歲。並遷諫議。簽

樞密。仲舒。冠準。皆自正言。直館。遷郎中。充職

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



本官充城越三月同知密院錢若水自同州  
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年除翰林  
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  
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  
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  
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  
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元成皆七十九吳  
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  
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  
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蜀寇  
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  
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蓋  
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  
造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

其手李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  
為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

訟

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

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

乃為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斯

為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

授助素高問望又展謀猷謙和乘君子之風

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摠彼六卿用資

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

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

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

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

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今

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

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

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草著彌綸之効宜敷

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

源而滋父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為優  
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  
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  
之也  
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  
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  
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  
用此云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

法禁益煩

如銓試代筆有禁也

禁之愈急則代之者莫

如銓試代筆有禁也

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

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廉試之制非不善

也而文具兒戲抑又甚焉

臣朝

夕建明然此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

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為度支使

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

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

間不便事令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

蘄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

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為荷鹽寵得鹽二斤又

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

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

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

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

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處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太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

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  
登斜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  
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  
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  
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  
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  
先公自燕還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  
字喬松本  
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  
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  
閑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  
三遂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其次子也有家  
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冷冷斷橋  
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

以爲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  
梅寶扇驚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  
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  
花墜公親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  
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  
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  
重陽菖蒲九節金英蒲把同泛瑤觴舊日東  
籬陶令北窻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  
北窻之下窻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  
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今世所行金剛經四句偈

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

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

頗有不相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

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



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  
 知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云如不動恒有正  
 說應觀有為法如暗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  
 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身此法非識境  
 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為  
 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  
 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  
 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前身法性非所識故  
 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  
 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  
 案今人稱六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  
 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  
 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  
 玄奘所譯同

四蓮華之名

盟鉢摩華青蓮華也鉢持摩華亦云波頭摩

赤蓮華也拘母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  
陀紅蓮也奔荼利華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堵  
羅綿柳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  
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去感  
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  
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  
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  
諦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  
曰揭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  
莎呵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  
華相順寶寶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  
樹非塵世所有也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黑分  
 前黑後合為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  
 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  
 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  
 以五年再閏為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  
 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  
 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  
 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  
 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兔毫

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  
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  
七嚮遊塵成一蠅七蠅成一虱七虱成一虱  
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  
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  
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  
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  
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  
季宰相輔貴臣始追祭三代  
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  
出繼從叔沼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贈所生父  
祖官封詔贈祖温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  
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  
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文臣封贈

執政贈三代不同

外凡轉廳皆不

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  
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  
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太子少師在  
政事遷左丞又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殿學  
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宣徽北院使又贈兼  
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  
得太師中今更為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  
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  
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  
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  
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  
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  
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  
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  
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夫惟無仕  
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

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  
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  
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十卷不應重  
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  
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為齊王祐記  
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  
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  
為中書舍人未微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  
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  
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說謬史氏又失  
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  
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  
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  
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  
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  
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

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  
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  
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為石顯告非謗  
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  
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韋賢  
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誼董仲舒眭孟貢  
禹䟽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  
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  
言有從疋夫為天子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  
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衆伏  
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  
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  
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為無罪楊惲之報孫  
會宗書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張晏釋以為  
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  
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  
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  
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汲黯輔少主  
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云賈誼劉  
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一帝未嘗問焉隨  
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  
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  
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  
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  
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  
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  
吉者既知彭邠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



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表郭知楚鄆二州  
 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  
 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淄二  
 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  
 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為  
 通判父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連下  
 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  
 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  
 六十三人會詔令科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  
 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  
 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  
 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制則  
 臣無待罪之地矣  
 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  
 民甘紹者為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  
 將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

實命徒他所訊鞠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  
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  
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刃來逼正辭  
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  
走被傷者尚有餘息旁得所弃賊按其姦狀  
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  
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王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  
英宗借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  
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  
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麋  
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監  
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  
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  
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社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

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為  
 各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  
 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  
 陰秦公蓋効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穎州副使臣之願也

上曰朕自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事下鹽鐵使陳恕等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

陳必有所益怒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

廢上召而責之始頻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

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

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

上為忠靖卒妻一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

配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

王遣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

其子福應募為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

家冤求訴耳御史郭渭謫為海郢州團練副使

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

坐敗錫洎通判郭渭謫為海郢州團練副使

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

且夫引見散秩庶僚而容其各有所陳一州

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卒

都監而得自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

募而得入見遂仲家冤為貶責吏萬幾如是

安得不得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為給事中時王繼先

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婿添監浙江稅務錄黃

過門下居正封還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

高宗批三省將上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

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

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以荅

其勞

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

未欲再付出可以諭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

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

必固執居正唯雅遂請對

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

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

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

官榮受祿俸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

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効僅能塞責而已

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負闕

誠為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曰下其奏前降旨揮更  
不施行居正之直諫錄中恐不備載故敬書  
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載故敬書  
之頃聞之於張九成論官冗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  
為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  
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  
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  
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  
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  
云開寶中設官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  
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  
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  
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  
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  
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  
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  
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  
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為長太息哉

陳正敏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

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  
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

以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予

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

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  
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

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  
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

攻也

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

太宗恤民



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

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

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

擾是事必已編入

三朝寶訓中此

國史本傳所載也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負皆自

選入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

伯兄景伯皆拜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

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

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曰增四

同舍而姓皆從水傍煇有一句願諸君為對

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

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

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

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

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  
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  
綽文約揚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欲用絡繹繪維綰綸綽為對然未暇考之史  
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  
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  
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玩之明日  
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  
之海上漚鳥舞而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  
上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  
者百數而玩之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  
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  
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  
如出一手也

國朝官制

郎中用資序  
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

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員外郎  
 亦自為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  
 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於是拜員外  
 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  
 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  
 別命詞給告順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  
 已高且為負外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  
 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部性自浙東提刑除  
 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太府丞除  
 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  
 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  
 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  
 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群有司  
 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  
 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  
 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

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  
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  
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造令  
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  
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  
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  
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  
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  
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  
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  
相外無屈避造弃茂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  
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  
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  
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識者在  
唐日了不相謀云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  
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

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  
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採用之  
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  
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為館  
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  
謂精切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  
之詔書正尔核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  
憐留落之孤蹤以  
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  
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  
大業願廣至德之中興充  
永思陵橋道頓逸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  
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  
既往之悲  
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  
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  
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華  
文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

元朝士之餘慶當淳熙中雖為侍郎然一朝  
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為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

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

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為合宜坡湖州謝

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

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

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

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

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

討論頴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

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

改歲寒故起之敬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

本州為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樵鈍無他故

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

之班為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人城降

詔獎論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

批語藏板  
空齋四集十回卷  
六一論朝語

後隣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其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賓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今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

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聞一物  
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  
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  
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當奉宣皇  
風慰彼黎庶又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  
俯賜昭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  
州汝州同州蘇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臣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  
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  
控避仰皇天之大道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  
堯於牆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  
明見萬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  
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  
科說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槧郎省握蘭在紹  
興之季年汚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



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  
 清間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  
 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  
 叨二千石之寄末繇余華郡還紬石室書從  
 珍臺閣館之游勤廣履細旃之講真拜學士  
 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入承明之  
 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  
 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  
 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汲黯  
 妄發敢數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  
 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  
 之度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  
 勳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  
 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  
 所作猶覺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

清源至於修入今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  
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  
稍復爲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真館  
閣嘗以夏日借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  
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  
萬荷柄是身唯可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  
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  
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  
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  
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曠邈迨  
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  
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檀場朱新仲時親  
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  
能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  
考武皇帝閑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

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  
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  
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一自餘山經地志往  
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  
說競爲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  
抵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  
公華云在周爲楚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  
邑後巴人伐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  
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爲國也  
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

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為

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

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

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温益禹弼劉

達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

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

後知樞密院始浸為崖異伺其姦蓋嘗許以相

徽宗察京專復陽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

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

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為紓憂顧柰何

欲私所善手乃隨闕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

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

潭州凡元祐逐為京用在胡南者悉遭侵因愛

莫助之圖遂為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

聖治錄卷一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則一 會通錄

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  
 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  
 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  
 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姻黨耳  
 欲不逆其意得乎達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  
 去相達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  
 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  
 政地  
 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  
 術雖古賢相何以加  
 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凡此  
 數端皆見於  
 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請  
 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  
 晴雨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  
 樂語嘗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

愧鄒忠公為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  
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  
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范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  
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  
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  
具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  
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  
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  
汪聖錫為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  
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  
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  
然却是一個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  
同舍皆合詞稱美

比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

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  
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  
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  
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  
爲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  
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  
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  
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  
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  
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  
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  
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  
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  
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  
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  
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勢  
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

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  
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  
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  
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  
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詩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  
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  
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閑人對一張  
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  
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  
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齊寺觀開封大理獄  
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局編勅會要學制  
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  
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棧花石等綱祥瑞禮  
樂西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  
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



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又皆  
 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礙格  
 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  
 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  
 載未盡各為一色並合取朝廷旨揮臨時參酌追  
 奪事件遂為畫一規式有至奪十王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  
 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  
 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  
 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書苦苦推尋更休說  
 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  
 回討一論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邏  
 者得之以聞是時為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  
 論慮或搖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為  
 臺諫所攻今章且叟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  
 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為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



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為權官蔡蕤所沮而  
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  
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弟四廳給事方  
會論為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

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  
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雅金

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  
士互興諧言以為朝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

遷擢朱居官如故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  
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

或又諧於黼以為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為  
鬧蓋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人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  
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  
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

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  
襄爲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  
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蕤顯謨閣待制葉  
夢得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  
通奉大夫錢卽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  
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  
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天章閣待制朝散郎  
俞棗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  
文殿修撰蔡肇太中大夫孫鑿朝議大夫王  
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爲顯謨閣待制朝請  
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洪彥昇並  
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  
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  
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  
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  
武行德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

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  
白重贊爲左千牛上將軍保大楊廷璋爲右  
千牛上將軍靜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  
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  
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  
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  
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  
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  
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  
琳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  
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  
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己故只以除用爲意  
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  
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  
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  
慳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



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  
 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為李  
 杜靈帝再治鈞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  
 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  
 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  
 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此  
 見坊邑相率為軍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  
 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  
 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  
 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  
 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發寒胡之戲唐史  
 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  
 相尚不以公務私宴集皆為耍曲耍舞如勃海  
 樂之類始猶此也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

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  
 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  
 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  
 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  
 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涖  
 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闈茂在亥曰大淵獻  
 在子曰因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  
 唯太史公曆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闈逢為  
 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彊圉為彊梧  
 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犁上章為商橫重光  
 為昭陽玄默為橫艾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  
 大芒駱協洽為汁洽涖難乃為亦奮若作噩  
 為作鄂闈茂為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赤奮  
 若乃為汭漢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不必  
 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爲  
 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各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  
 厲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



在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旦七月為相八月  
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旦七月為相八月  
為崑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  
月為涂考之典籍唯曆書謂太初十月為畢  
聚離騷云攝提正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  
月國語至于玄月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  
云自歲陽至月各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  
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  
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  
專取歲陽歲各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  
子至癸亥為明白爾韓退之詩歲在淵戲牽  
牛中王介甫字說言疆圉自餘亦無說在傳  
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  
中而旦歲在陬訾之口歲五及鶉大歲在顛  
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  
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  
歲在柔兆閹茂玄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  
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

為不然漢章不自為文殆是僚寀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稱別名  
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為掌武司徒為五  
敎司空為空土侍中為大貂散騎常侍為小  
紹御史大夫為亞台為亞相為司憲中丞為  
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牀橫榻雜端  
又曰晚黎殿中為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為  
合口椒諫議為大坡大諫補闕為中諫又曰  
補袞拾遺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  
夕拜知制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  
右螭又並為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天禮部為  
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  
吏部郎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  
部為小儀為南省舍人今曰南宮刑部為小  
秋祠部為水廳比部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  
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曹諸部郎通曰哀烏

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為少常奉常光祿  
為飽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農為走卿大理  
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大匠少監為  
少匠祕書監為大蓬少監為少蓬左右司為  
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為堂老兩省  
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御史拾遺為  
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曰  
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

蓋以其奉使持節喪勤忠義也上官桀桑弘

武子元與之有謀生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

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

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群臣定策

功賜爵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

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

彦故特令匈奴帝閔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

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

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

之上許焉通國至以為郎又武弟子為

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稱祭酒甚優

寵之皇太后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

後圖畫中興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篤

弘治歲在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一書經

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

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

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為痛哭者已

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

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

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召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鄉昔賢為卒伍

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

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  
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後世所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  
此蓋後世所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  
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冉  
有子曰就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  
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  
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  
有之

兵家貴於備預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  
循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  
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  
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辨蕭  
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  
沉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  
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檣數百張衍既起兵  
出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檣

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  
 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乃繕  
 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魏攻之  
 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  
 覆雖失所從為畔換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誠州元  
 豐四年仍建為誠州元祐二年廢為渠陽軍  
 又廢為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為靖州始  
 時渠陽縣為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  
 風俗夙與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  
 之長曰都模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  
 加冠巾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  
 殺人者謂之能婦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  
 或竹為釵其長尺有咫通以斑紬布為之裳  
 紀歲不以寅為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  
 木鐵為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  
 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頭凡昏姻兄

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  
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輪租而服  
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貸易之  
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擎長少  
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  
者出物謂之褻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  
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  
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絲於鄰洞  
者謂之摸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  
則漬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  
財物以和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  
傍和勤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  
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  
而挺其一偶縱之逸謂之越敗者屈而歸之  
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  
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弩則傳矢於弦而偏  
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侔中土神臂弓雖暑  
濕亦可用作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譽必報



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爲士人者隸於  
學讎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  
桂陽之屬僇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爲出常調流輩  
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  
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爲省官  
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  
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  
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  
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  
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  
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  
於宣慶諸使遙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爲延福  
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  
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  
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來  
謁已轉出爲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

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五

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

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

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為陽水北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若山北

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若山北

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

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營陽咸陽

陽檠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太行在北廣陽

辟陽河陽魯陽黎陽樅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

陽柳陽揭陽弋陽屬汝南郡弋山在西北當

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在復

山南為陽水北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若山北



零陽零陵之洮陽漢陽金城之旬陽沔陽安陽略  
爲之江陽武陽涇陽彭陽北地之沮陽上郡  
陽阿陽安陽雁門之沃陽劇陽上谷之沮陽漁陽  
之定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  
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  
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觀陽長沙之  
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  
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五六十  
至陰字則甚少蓋四面勢在背自難立國邑耳  
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睢陰  
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潁陰河陰湖陰江陰  
淮陰國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  
陽富陽在泰山者昌陽建陽在東海者武陽  
之類尚多有之莫能知其爲山爲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  
先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并

州高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為太守固等使兵  
絕陝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  
皆欲為亂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  
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  
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津度固遂奉之畿謂  
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  
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虢兵馬使  
達奚抱暉節殺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邀求旌  
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  
單騎入上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坊步騎  
三千布於關外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  
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視  
事明日出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  
能入故句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  
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使欲為亂都虞  
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為

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  
迎晉晉既受詔即與謙從十餘人赴鎮不用  
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  
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  
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  
委以軍政又之惟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  
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  
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  
從容安其智勇過人如此唐史猶譏晉爲  
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  
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  
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  
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劉  
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  
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庶下挾弓執劍以備之  
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  
實爲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爲  
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

必傳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

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

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誚其輕發矣又有八端

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

中將為中郎解模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

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丞胡蘆為盧

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

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薤用校尉

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

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

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

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殊死為

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誅枇杷云盧橘是

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

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會詳讀本草妄  
為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爾  
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閑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摠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  
技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變其體物之工而  
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  
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  
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  
謫仙簷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  
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  
鼓吹為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  
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  
蘋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帶芥非草芥  
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  
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  
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

曹馬能收人心



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  
 曰孤前行乘危以徵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  
 後不可言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  
 傳蝦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  
 之長策也希賞徵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  
 議欲敗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  
 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  
 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  
 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  
 人皆愧悅昭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  
 未合司馬昭救基守壁基累求進討詔移  
 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壁基累求進討詔移  
 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  
 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求移者甚衆時  
 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心  
 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心

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  
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  
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  
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  
以爲之用表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  
悉已謝之國喪師非不幸也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  
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僞  
將帥輒不利至於死敗漢伐公孫述大將岑  
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  
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  
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  
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  
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弘治... 卷之... 一會... 諸... 法...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時皆以諛悅保位為世  
 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為給事中來俊  
 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  
 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  
 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其  
 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旨出為潤州司馬然者  
 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  
 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  
 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  
 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  
 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  
 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終

容齋五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天慶諸節  
狐假虎威

張呂二公文論  
王安石弃地

風俗通  
昏主弃功臣

唐宰相不歷守令  
人臣震主

陶潛去彭澤  
古人字只一言

第二卷 十五則

二叔不咸  
月非望而食

號州兩刺史  
徐章二先生教人

郎官非時得對  
雙生以前為兄

俗語有出  
問故居

張釋之柳渾  
五經秀才

羌戎畏服老將

官階服章  
慶善橋

### 第三卷

西漢以來加官  
 唐曹因墓銘  
 李德裕論命今  
 諸公論唐肅宗  
 元微之詩肅宗  
 詳正學士則

呂望非熊之失  
 唐史省文之失  
 漢武唐德宗  
 孫馬二公所言  
 諫繚綾戲龍羅

### 第四卷

人生五計  
 士大夫避父祖諱  
 蕭穎士風節  
 江楓雨菊  
 相里造菊  
 州縣名同  
 歐陽公勳封贈典  
 五方老人祝聖壽

瀛莫間二禽  
 元正父子忠死  
 石尤風  
 開元宮嬪  
 先公詩詞  
 三衙軍制  
 嘉祐四真

作詩旨意  
毛詩語助  
韓文稱名

平王之孫  
東坡文章不可學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 第五卷 十五則

庾公之斯壽  
致仕官上壽

萬事不可過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宗室覃恩免解

大言誤國  
唐書載韓柳文

真靈社首鳳  
貧富習常

左傳州郡  
唐用宰相

史記淵妙處  
魏巨賀蘭

玉津園喜晴詩

### 第六卷 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李彦仙守陝

漢書多叙谷末

俗語放錢

館職遷除

第七卷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魏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第八卷 十二則

第九卷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公說俸祿  
醉翁亭記酒經  
禮部韻略非理  
承習用經語誤  
元白制科

天將富此翁  
白居易出位  
白公感石贈祖  
唐臣乞贈祖  
長慶表章  
八種經典

畏人索報書  
擒鬼章祝文  
委蛇字之變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不能忘情吟  
歐公送慧勤詩  
東不可名園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元元字

燕賞逢知己

第十卷

十二則

韓公潮州表  
端午帖子詞



哀公問社  
農父田翁詩

絕句詩不貫穿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公穀解經書日

唐人草堂詩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丙午丁未

斯須之敬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終

容齋五筆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為

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

天慶天祺天賦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

節齋醮七日旋減為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

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

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

後各一日此為敬事司命過於

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唐韓休為號州兩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

輿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

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

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

弊而不救豈為號州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

休請盧杞為號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

容齋五筆

卷第一

一

容齋五筆

為民患德宗曰徒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  
 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意號柄任矣俄召入  
 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號州守臣言公家事  
 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號州守臣言公家事  
 而休見疑於各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  
 信哉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  
 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  
 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  
 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  
 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走虎不知獸  
 為然故遂與之同行獸見之皆走虎方五千里  
 已而後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走虎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虎也  
 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

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

而不為猶之可也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

何不可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

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

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

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

冲退處士章警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為范

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

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

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

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

苦其思艱其言迂弱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

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

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

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

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

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

汨日決水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

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

之為雷霆蛟龍鱷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

而變生焉滿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

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哇蛭之玩耳

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

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齶卒亦無有此最文

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為至言予作史采其

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

言則文不可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  
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  
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  
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  
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為之故毅然  
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  
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  
司膳負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  
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深  
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  
騎金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  
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弃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  
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地分水  
嶺為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

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為不可王  
 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  
 論有無照驗擬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嵬山麓  
 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曆中  
 虜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為慮猶不  
 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  
 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  
 輕棄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  
 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  
 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息此  
 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  
 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  
 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  
 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  
 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先





即賣鳥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今用料  
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  
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

攤字下云攤蒲四數也符簷行筴也采帛鋪

曰簷筴廣韻曰斡子斡一權切注裁餘也挑

謂剪截之餘曰斡子斡一權切注裁餘也挑

剔燈火之杖曰柶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

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

蒲此說不然昏主弃功臣

昏主弃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

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

臣九子之譜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

伐晉賴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

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暉存乃兵

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兵

慕容評之毀垂窺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  
京都德宗播遷奉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  
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  
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  
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  
日我屋南窻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  
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諸集  
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  
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乃用此爾王摩詰詩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  
鄉事來日綺牕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  
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憶弟云  
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如許人  
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松竹梅  
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  
菊為比興諸此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

峽贈南鄉兄讓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  
 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將出峽巡廬雜菜紅  
 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之悽然寄題草堂云尚  
 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懷然寄題草堂云尚  
 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末為鄰  
 里憐又一松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  
 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  
 也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均皆稱英宰  
 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為刺史縣令縮初補太  
 子正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  
 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南初調壽安尉  
 歷藩府判官入為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  
 初佐朔方府入為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  
 拜相藩佐東都徐州府入為秘書郎中給  
 事中拜相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外郎中  
 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

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隘矣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

使騎捕之屬廷尉釋文帝當此人犯蹕罰金

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

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

畢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鏤

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

論死渾曰陛下遠段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

讞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

之則已柳云陛下遠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

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又在君側為

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

韓信之力為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

七上 卷五 二十一 第一 六一 一合日 歸 歸 歸

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侷人主宣帝  
 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  
 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  
 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  
 其固爭栗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  
 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  
 堅百萬之眾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誠求進  
 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殺之謝安却符  
 道子之篡魏皆高使避位出外終以信會稽王  
 宣之篡魏皆高使避位出外終以信會稽王  
 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  
 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引高穎  
 入府頰忻然曰願受驅馳縱二十年朝臣莫與  
 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為相懷至公無自疑  
 為比頰自以為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  
 意積為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  
 罪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暝然也迨于場  
 無高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場

帝竟以寬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  
安危權任既重功各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  
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  
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  
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  
烈光明佐武宗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  
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  
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  
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  
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  
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  
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

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  
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  
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  
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  
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  
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  
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  
違已之說疑心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  
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  
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闕而死可得邪充國時  
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  
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  
皆大喜曰曩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  
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  
是時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

父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  
老蓋有為而云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一言伯仲周道也古之

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為仲為伯又

為叔為季其老而尊者為甫蓋無以兩言相

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

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

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政子孺子長子

雲仲卿仲子真子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

翁卿聖卿長君少君揮君游君次君顛君近

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孟公游公仲公  
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情曼  
倩次倩釋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  
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  
教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房少賓少路少游

弘治歲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補家軍註

容齋

王

一

八

一字

推實推主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  
 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為雅馴  
 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  
 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  
 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交朱雲  
 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  
 德字路眭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 容齋五筆卷第一

終

容齋五筆卷第二

十五則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士大夫多以致辟管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為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杜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說管蔡以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監條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厚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單需轉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

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此赴  
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  
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  
也

曆家論日月非望而食  
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  
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  
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爲羅睺  
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爲入交法  
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  
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  
本朝十一曆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十月  
食考之二月望爲入交中七月爲交初唯十  
月二十日二刻復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  
食之既纔兩刻復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  
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八夜復如之  
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

都未動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  
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  
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  
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  
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  
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  
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  
食一一如星官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  
川子之詩不勝作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  
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  
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  
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朔旦之日日月同  
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爲所遮  
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之理其說亦  
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書之矣城內  
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

見其上鑄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  
為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  
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既去此又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  
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  
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  
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  
舉法散騎並乘輿車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  
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為顯秩然魏相以御  
史大夫而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  
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楊雄為諸吏光祿  
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為侍中其子  
賞建諸孫常敬岑明涉湯融欽皆為左曹諸  
吏侍中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蓋如今時閣門宣贊祗候之類但漢家多用  
士人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  
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為人貴重東漢

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給事黃門侍郎散  
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皆為兼  
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將軍為寵齊  
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  
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  
則入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乃  
以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文  
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

國朝自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為  
真宗始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為  
仕宦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祕閣幾  
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  
泛云

呂望非熊

自李翰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為  
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  
將田使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  
非龍非虎非龍非龍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

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  
 阜陶比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魚釣于西  
 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鸞非魚非虎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  
 見兆於元龜注文乃引史記崔駰達旨云漁父  
 非羆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龍非熊出處惟  
 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  
 婦人為夫所作其文云君姓曹名因字鄙夫  
 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  
 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  
 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養其親室有遺  
 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  
 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  
 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  
 公之妻室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  
 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

子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爲信故曹  
君爲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  
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  
爲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  
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  
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  
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  
此務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  
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  
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  
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  
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  
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  
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



之在下此做不止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  
 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  
 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  
 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  
 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  
 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  
 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  
 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惟抵巇皆自取之  
 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  
 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  
 為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  
 家卒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  
 以父湯故爾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為天  
 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  
 叙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  
 紹其祖弈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

宗之意乃以父祀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諸人及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歎也則已而獨於湯祀二人卷卷如此是可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

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為彼知肅宗有愧於  
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為深切撫軍監國  
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爾  
上皇局青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  
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  
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所以  
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荅  
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  
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  
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  
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  
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為癰贅陷  
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  
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  
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贅山崩  
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

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及劑聖人和以  
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  
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爲道日  
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  
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  
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  
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  
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  
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  
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  
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  
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  
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  
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  
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  
閑凭小欄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

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刻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綺綾戲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綺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寧間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

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  
內府置麟正二十負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  
踵領之功不就顯慶中罷麟正官使散官隨  
番刊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  
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  
罷去然祕省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  
足矣紹興中以貴臣提舉祕書省而置編定  
書籍官二負亦其類也

# 容齋五筆卷第二終

新業新開

一

多子多孫

一

容齋五筆卷第三 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  
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  
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  
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  
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  
里其各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晷注思擇利  
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  
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  
用盡西山之曰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  
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  
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尔就  
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嫌其名曰死計朱  
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大喜以家計則大喜以  
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  
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



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為南華長老作大  
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  
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樂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  
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  
則取之終曰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  
一類驚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啜啖然必  
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  
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  
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  
諱嫌名二各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  
時恩旨免避或旋為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  
侍衛帥慕容彦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  
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

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  
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  
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  
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  
孫絳纘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  
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  
在道詐死既含歛而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  
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奉侍晝  
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  
以爲屬既濟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  
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  
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  
因謁歸陽歐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  
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  
實病告慶緒復使與至東都會廣平王平  
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以媿

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之至矣有元  
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  
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賦祿不可  
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汗身而死吾猶  
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  
害父聞仰燕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  
烏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祕書少監予謂臯  
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爲伏節  
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  
其祖萬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  
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爲可恨也白樂天作  
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  
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  
官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  
年訖不爲逆命所汙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  
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公與巽在  
焉繇是名節聞于朝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  
簿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各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  
已至以答楚童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  
風節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  
欲見之穎士不詣林南怒其不下已後召諸  
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  
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  
驕亂不又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  
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  
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  
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  
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  
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  
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  
陵宋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丘副大使  
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  
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穎士之不測  
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論

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為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作詩要有來處則為淵源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為拘溢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九失之瑯琊記一聯初為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為雨深人病菊江冷落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

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為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為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嘻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偏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為晉陽宮蓋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告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

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  
 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須乎宰相  
 俛首坐皆失色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  
 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拏不  
 散故天降之冷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  
 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  
 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  
 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  
 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闕侍  
 威權震主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  
 抗身與為敵後來各人議論及叙列忠言鯁  
 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  
 以章潛德先公詩詞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因松漠十五年南謫嶺  
 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緒閱書策早暮  
 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作謝賜物  
 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為死別偶遂生還謂

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  
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  
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  
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  
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  
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  
字如古文不從兩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爲公  
出往事宣和空歷歷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  
歷開元事分明在爲誰人所作已未庚申在始  
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已未庚申在始  
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揔侍御  
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  
然曰此詞始爲我作既歸不寐遂用韻賦四  
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  
蘇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有來處北方  
不識梅花土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  
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  
南來還帶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



遠隔山水應銷落赴翹誰空恁遐想笑摘藥  
斷回腸思故里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魂飛  
更聽胡笳哀怨淚沾衣亂插繁華須異日待  
孤諷怕東風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  
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安得健步  
移遠梅亂種繁華向晴漢樂天憶杭州梅花  
三年開闕在餘杭曾為梅花醉幾場車駕時  
在臨安柳子厚欲為萬里贈杏山水隔寒  
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摠桃李佳人欲相  
照摘藥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思故鄉  
梅花蒲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琴相  
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花四  
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  
雪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  
雪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  
賞初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  
長洲桃李妬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  
興笑冷藥効少陵慙下里萬株連綺歎金谷

人墜鶯飛引領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  
言極麗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  
下梅花滿今日曾無一枝在江撻金谷萬株  
連綺薨梅花隱處藏嬌鶯何遜銜霜當路發  
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杜公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未將梅  
葉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巡簷索共梅花  
笑冷蕊踈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開直至落  
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爲使君開王昌齡  
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速度及  
趙師雄羅浮見美人梅花下有翠羽啾嘈  
相顧詩云學粧欲待問花神崔檜初開已入  
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  
閨住麗最憐梅隔春開學粧來爭粉翻光何  
遽落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蒲  
勸阿誰貪爲結子藏暗藥斂娥眉隔千里舊  
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

單衣若作和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  
 吹注引梁簡文賦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  
 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顏影丹墀弄此嬌  
 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  
 妾為比斂娥眉又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  
 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鮑泉紫惚落梳臺  
 江摠蒲酌金危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太  
 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  
 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莊賦隔千  
 里今共明月庾信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  
 東坡抱叢暗葉初含子玉妃謫墮煙雨村王  
 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橐每首有  
 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為貴先是中原  
 陷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  
 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  
 南兖南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琅邪南

東莞南魯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

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間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為別故稱岳為上岳鄂為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為北清鄂州與上岳類稱為西鄂融州與容類稱為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邛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菱蜀之末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末豐郴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柳連之桂陽福桂之末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為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

此上中書舍人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為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

軍制名稱不正以  
 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  
 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軍  
 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軍  
 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殿前都虞  
 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  
 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  
 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  
 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  
 軍之類邊境有事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鈴  
 轄都監之各使各將其部以出事已則復  
 初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  
 南渡以後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  
 有主管其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  
 設置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  
 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鈴  
 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陞

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  
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  
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  
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宿衛之職預有  
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  
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各責實則環  
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院討論故實  
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

劄子畢

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  
使四川同知劉琪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  
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  
處分竟寢不行殿前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  
道碑云王爲殿前都指揮使管軍負闕兼領  
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  
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  
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  
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

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勳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

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

之所自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

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勳便得騎都尉越過

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

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及罷政為

得五百戶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為

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

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

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超空徒保傅四官再

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勳官既

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為始每加不與侍從

百戶初得實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

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

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

有官師直贈太尉者又公任知制誥知潁州  
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  
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  
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  
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  
肅公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  
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  
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  
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叙  
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  
一篇又有王母隊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  
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  
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穿石而曾究  
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日



編家筆牘  
嘗守寅賓之宮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  
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挑風入律  
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  
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  
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  
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  
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  
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

終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  
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  
嬖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  
山如河王之真也象之拂也贊容色之美者  
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頰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  
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  
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  
之歌詩固亦極摯若能濃意遠叙且真肌理  
細膩骨肉勻綉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銀  
麒麟翠微甸葉重鬢脣珠壓腰襖穩稱身深  
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窻

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  
 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  
 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  
 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  
 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  
 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  
 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  
 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醜藉非第一人不  
 足當也歐陽公所謂壯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工斯之謂也  
 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  
 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  
 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  
 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  
 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為  
 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  
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牾如  
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  
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  
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  
所謂武王載飾成王之字成王不敢康非指  
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  
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  
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  
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  
莊公在諒閭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  
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  
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  
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  
姬當是媵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  
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  
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助之字

以為句絕者若之乎焉

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

且忌止思而何斯施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

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

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

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

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

思而以瓊華乎而何字如充耳以素乎而尚

之何斯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人

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人

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

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

有輯杭可與過其至於些字獨招魂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

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

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

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  
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效不已累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  
爲熱投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  
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  
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  
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  
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食爲輔今  
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  
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  
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  
良者可以一飲而効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  
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  
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  
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  
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  
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  
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

弘治中歲在開  
卷之三十一  
王十三  
子三  
二一  
一

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  
 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  
 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  
 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  
 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  
 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  
 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  
 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  
 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  
 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  
 於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以來聞楚之南有  
 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嘆是藹然者  
 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未必有傷  
 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  
 胃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吏而除甚大  
 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  
 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痞凡一  
 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

平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病而無害於  
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  
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  
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  
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  
而行其說其初使人薄然遲之蓋三投其藥  
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以較則月異  
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謝而問  
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  
乎勑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  
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  
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刻而  
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瘡嘗一快矣至  
于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  
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曰離而君  
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  
欲運其手足肩胛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  
若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



嘗瘡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  
 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  
 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豈  
 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盡  
 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  
 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務式竊  
 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  
 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  
 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勝  
 王閣記表公先廟為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  
 也至於徐四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  
 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  
 為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  
 出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隋囚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各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溫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  
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  
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  
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  
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  
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朝六子焉  
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秦始元平頭責  
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  
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時髮膚置臯耳安眉  
額插牙齒眸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  
間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起或稱君侯  
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踟躕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  
笄帽以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  
曾不自悔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  
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  
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  
則當如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

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  
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存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  
容子欲為進趨耶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  
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耶  
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漠然離俗  
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避耶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淺澗栖遲神岳垂解巨壑此一介  
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睇道德  
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為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  
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  
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  
係不聞禮義誤以天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  
吾為忠耶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節耶則當赴水火  
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  
曰子所謂天刑也綱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

則蹇裳赴流吾欲告尔以養性誨爾以優游  
 而與蟻虱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  
 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曾不如太  
 原温顯穎川荀禹范陽張華士鄉劉許商陽  
 鄒淇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官商或  
 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諳  
 或口如含膠鉛或頭如巾蓋杵而猶以文采  
 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疇  
 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今胥舌腐爛手  
 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  
 深窵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  
 工甚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晞也支離  
 其形者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  
 百餘言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  
 體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  
 廣記蓋敏之作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  
 而字曰閏甫則見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

大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

詆其負貴驕溢以肺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

公孫弘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

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以予考之深飾詐釣名不

有大功於名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

缺高帝初興未皇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

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

於武帝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以為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天

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始

請為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

名聞請著功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彬並興

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不廢

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

私治疏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一會通疏注

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  
於一時蚡弘之爲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  
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  
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  
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  
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  
官騶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  
紹興中分立於  
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  
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  
車駕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  
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  
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  
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爲二  
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

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  
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  
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  
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  
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  
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各  
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  
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  
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  
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  
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  
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九職事官  
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  
步軍司各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  
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  
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  
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似益增雖下列亦  
占十餘員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



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九州朝廷除郡  
守先則除部則前衙後擬云某官姓各宜差  
錄黃下吏部則前衙後擬云某官姓各宜差  
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替某人到  
任成資闕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却依舊服色  
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各為病乞  
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  
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  
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為諱者故去  
之外官表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  
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街禮文簡脫  
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終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

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

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

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

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為不執弓曰今

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

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  
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  
前段結尾自常爲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  
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  
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  
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爲兩節若不  
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  
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爲兒童時便讀此  
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  
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  
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爲孫林父追  
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  
戮射爲禮乎射兩軸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  
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  
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  
同

天下萬事不可過

萬事不可過

豈持此也雖造化陰陽亦

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為燠亢賞以勸善過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為濫仁之過則為兼則為僭刑以懲惡過則為我無君執禮之過反愛無父義之過則為我無父是皆偏而不舉鄰於誥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法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楊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誚莽耳其旨意固然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荊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  
 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  
 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  
 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又春  
 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  
 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為猶乃此也李義山又  
 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  
 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  
 自為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  
 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三歎味不已起而示  
 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世其安意輒易一字  
 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各扣之荅曰雲山江水  
 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而德曰雲山江水  
 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  
 趨速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始欲下

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  
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  
王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編示客曰六經  
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  
預坐驚起摘伏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  
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  
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  
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秦舊迹表裏襄河  
山元請以一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  
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  
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  
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  
盡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  
公矣或妄言比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  
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已而國亡身  
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南閩

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  
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  
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  
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孟蜀通奏使王昭遠  
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入討  
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遂定  
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爲俘此  
四臣之佞本爲爵祿及一月時容悅而已亦可  
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  
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四肆赦推恩宇宙  
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皆得免  
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  
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偏謁侍從  
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其要以爲  
德壽需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  
顧不獲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

日召會族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齋炙外  
議謂何今雁鴻之澤如此宗學乃不許廁各  
於義於禮恐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  
言以待制侍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  
奏仍爲敷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  
家子弟不得坐譬諭可謂明白  
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携只是白  
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  
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  
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

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  
生立館下改招數字爲召既言先生入學則諸

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  
東之改障字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百川而

東若以爲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疇後爲躓後  
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



抉為把羅焚膏油為燒以取敗幾時為其敗  
 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  
 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  
 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  
 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  
 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節都  
 統討軍以討為諸尤不然討者如左傳討軍  
 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  
 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倂許孟容書正符懲  
 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揚惲荅孫  
 會宗書相似正符倂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  
 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閣悼作賦  
 自傲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  
 未為父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  
 人及郭橐駝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  
 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真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

鼓吹詞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  
春秋不說楚真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  
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  
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  
門伺候適有表第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  
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真靈出處沈亦不  
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  
大喜初  
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  
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  
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  
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  
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  
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  
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注  
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

乃隸縣而歷代地理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  
 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於平州  
 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  
 經它如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  
 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  
 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苦  
 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  
 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  
 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  
 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子不得自乳而使  
 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  
 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  
 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  
 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  
 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

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

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

為僕射東宮師傳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

起揚於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

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

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

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輒抨彈其失與

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

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

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

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

李回皆然

史記淵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

處始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

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

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  
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  
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  
蘇秦說趙肅侯曰釋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  
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  
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  
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  
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左右未  
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  
能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吾君在  
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  
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  
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

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魏客新垣衍行今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  
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  
在平原往見行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  
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  
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園  
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  
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  
先生為庸人吾乃知馬下駐千丈坡之士  
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  
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  
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  
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

歸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

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

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

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

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

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

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桑麻

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

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

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

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

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

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

清車騎荅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為人臣者當

隨其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為叨

竊祿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已私之是徇雖千  
百載後觀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  
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號王巨爲河南節度  
使賀蘭進明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  
尊爲征鎮有民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  
而反敗之巨在彭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  
功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  
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竟不能立  
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巨以  
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得二郡得糧遂  
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  
十萬旣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爲北  
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  
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得招  
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張  
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  
相去三百里奔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  
人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爲言使之連据高



位顯為伏罰會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為段子  
璋所殺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  
以死天網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卷第五 終

容齋五筆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素無圖

鄱陽七談

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

頤始作七談

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

徐濯有說顧雍有論

王德璉有記而未形

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

其起事則命以建

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

子其一章言澹浦

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

其二章言澹浦

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

其

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鱉

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為器其

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

戴隄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

民有陶唐之遺風九三千餘字自謂入日而

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為無嫌子偶於

故麓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著於此其

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為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  
 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  
 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  
 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  
 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  
 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  
 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  
 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  
 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劉知幾史通韓  
 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  
 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  
 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  
 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為卜筮為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  
 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來之至悉其應之  
 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

若答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  
於為嬴敗姬惠懷之亂甚至遂至饋通於神明  
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徭雜之  
際呼曰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  
門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  
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  
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齋  
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  
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謂周易之蒙卦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  
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於龜  
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今未  
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乎  
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  
蔗漿宋玉招魂所謂酈鼈魚羔有柘漿是也

其後為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  
 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  
 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  
 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  
 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  
 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  
 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其然只是今之沙  
 糖蔗之枝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  
 也歷世詩人摸竒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  
 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  
 涪江與中冷共此一水盤薦琥珀何似  
 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州雍熙長  
 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和有勝於崔子水  
 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  
 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  
 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水而  
 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  
 纒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

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織山教民黃氏以  
 造霜之法織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為蔗  
 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  
 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  
 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敢芳蔗可作沙  
 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  
 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為蔗  
 田者明年改鍾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  
 削曰蔗鎌曰蔗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  
 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  
 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鑿次之小  
 類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  
 黃又次之淺白為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  
 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  
 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  
 大擾賦本業者居半父而未復遂寧王灼作  
 糖霜譜七篇且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  
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  
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震武之朱  
昭是已難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  
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  
慮實錄正史未曾采傳謹識於此彥仙字少  
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  
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  
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  
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  
圍太原李綱為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語有司  
速捕急乃易今名華官亡命頃之復從種師  
中師中敢死仙走陝州守將李綱大問此事  
餘對詳復使扼殺間金人再圍汴陝西范  
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穀澗險難於  
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  
且留半軍于陝為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  
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

牢致虛怒罷其職既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  
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  
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爲石壕尉獨如平時  
歸者繼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甯石柱大  
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甯諭衆曰  
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  
復据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阜嫚罵仙單  
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  
三甯仙邀戰伏精兵後掩殺萬計奪馬三  
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  
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  
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麾下往約日  
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  
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  
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  
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義者爲  
助假以公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  
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讎



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  
 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  
 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  
 克以功遷閣門宣贊舍人就界陝兼安撫司  
 公事悉哀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  
 帶槍劍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  
 陝在益增陴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  
 作家素留輦盡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  
 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  
 魯撤拔圍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甚跳奔  
 三年婁宿李董自絳移屯蒲解謀知之設伏  
 於諸谷鼓躁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  
 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擣角次虞鄉虜以萬  
 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  
 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擢制置使時河東土  
 豪密附期王師來為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  
 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略  
 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眾十萬復圍

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  
乘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  
攻護車天橋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  
爲金汁礮火浚爲遺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  
憑堞須外援浚爲遺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  
今涇原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挾親績  
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  
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  
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  
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  
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  
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同  
士卒及是雜羣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爲人面  
少和色有犯令雖封筮遣帳下往皆裸就笞  
飽過其外也者輒封筮遣帳下往皆裸就笞  
不敢出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陳中立孤軍日  
斗絕

與廣確但論忠議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取  
敵金貲悉均之毛鉢不入己以是精兵三萬  
大小二百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  
必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  
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  
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不屈  
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  
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  
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喉斷乃已初  
行刑將刺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蓋如  
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  
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竅我負人無人  
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  
平揚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  
馬昭師温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  
值巨温皆可謂不幸矣伯喈董董脫卓手終

以之墮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  
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沉酒佯狂至為  
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  
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  
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為  
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  
嘉為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  
温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隕然  
仗正必不効郝超輩輕與温合然自度終不  
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為不  
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  
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腑矣嘉雖得全於酒幸  
以考然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為之累也陶  
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  
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為  
人起責分利受謝願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

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  
共分此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求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  
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宏夫誦漢書  
即云唯谷求一人無處不有宏夫驗之於史  
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求諸所論建  
以滌予在原之思薛宣為少府御史大夫缺  
求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寬中卒永乞以  
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  
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求上疏訟其功  
鴻嘉河決求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求言皆妄人惑眾挾左  
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為有司奏  
禽獸行求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  
臣議求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為西域都護永  
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  
求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孛

營室永言爲後宮懷任之象彗星加之將  
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末以易占對言酒亡節  
之所致次年又食末言民愁怨之所致星墮  
如雨末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  
墮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  
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  
蒼書其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永善言  
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按漢書李尋傳父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  
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  
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  
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  
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  
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三  
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爲之又有

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晉灼注楊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為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檉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則其為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求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為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為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

藍田夜出至亭爲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  
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  
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  
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  
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  
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北軍  
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  
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趨至拜謁因今  
走卒曳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  
屬於用法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  
於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  
成其憲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開妄殺之路乎  
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雖以小心謹飾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



也一且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  
彈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  
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  
爲世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  
若上官禁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  
先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  
得失相半爲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  
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  
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  
通十二員爲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  
遷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  
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  
後有旨須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  
始得爲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  
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  
進爲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爲欲徑濟

清要者則由著廷祕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  
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  
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其選俟再遷寺  
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壘  
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  
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六 終

北家屏風

一

卷之二

上

卷之二

卷之二

一

字錄版中

容齋五筆卷第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  
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  
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  
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  
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為  
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  
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  
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始於宗周黍  
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  
極小而端勁最為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  
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  
高遠不知為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  
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  
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鴈飛明皇  
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

此上四畫在

卷七十四則

一命

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驥磊落三萬匹  
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  
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  
年間似反掌風塵頃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  
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  
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  
盡有枯井行宮門闌樹宛然又云舞榭歌傾  
基尚在文憲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  
依然御榻臨塔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  
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  
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  
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玄所作又  
有玄自叙及宣譚跋語予切有疑焉不唯其  
書太媵至云楊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  
與交爲河東都尉梓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  
虎續司馬史記紂子于無所叙錄皆恐不然  
而自云成哀之世爲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

絕又矣可照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星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阿房宮賦云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  
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  
作驚宮車過也轉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  
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敬之華山賦又  
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  
若環堵城千雉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蠨蛸  
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蠨蛸紛  
紛秦速亡矣蜂窠懸懸起阿房矣纍纍而復然  
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栗祖  
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  
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  
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  
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  
如上帝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  
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揚作也彥休

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  
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雖具姓名  
於文藝謝偃傳未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  
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  
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  
前所食不過適口惟任罔念丘其糟而池其  
酒勿汶汶而閭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  
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  
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惟君實難宅  
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具察  
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  
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  
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  
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

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  
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  
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  
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蕩蕩  
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  
粟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胃臆捐好惡於心  
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  
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  
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  
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淳風民懷其始未  
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使人以公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  
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以史所書故學者亦  
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  
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  
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歲仍專立傳不  
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  
 宜其焚燭蕩析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  
 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鍾其綱目並載  
 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攷  
 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  
 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  
 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  
 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  
 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  
 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  
 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  
 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盡  
 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  
 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陰始  
 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隔一歲

常以正月郊泰時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  
初立南郊亦用正月三月三月辛日而罷甘  
泉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  
盛夏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  
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暇更爲之說似不必深  
攻合祭爲王莽所行庶幾往復考贖不至深  
盾當復俟知禮者折衷之焉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

乾切注云馬腹繫又駟也今列於禮部韻略

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兒今列於

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

爲軒昂擡舉之義非也其字之從馬馬豈

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

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殆廢於今

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爲得此字始廢於今

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

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

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誅筭一聯云得時  
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爲得之此固小學瑣  
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書魏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  
望江縣麴令撫惇嫠在官有仁政各不聞京  
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  
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  
碑碣唯有大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  
錢仲大兩文信書正得言陵遺集財有詩三  
十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今讀其投石  
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贖之  
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  
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  
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  
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續續輟俸買石刊之  
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和之際距其亡十五

年耳而各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  
 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  
 道二年歷陽陸同為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  
 王廉清為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  
 用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  
 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  
 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  
 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  
 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  
 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疏  
 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  
 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  
 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為尚書令至和帝時復  
 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  
 也

琵琶行海棠詩



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  
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  
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  
所賓主必假逸群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  
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  
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  
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  
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  
搏鵬鸞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  
詰豈區區巢林翻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  
於詩亦然樂天云醉兒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  
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  
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綠今日人心別未必  
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  
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

日黃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  
無古人於是為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  
後園春之意以為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為一僧所嗤者有間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  
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  
虛擲雲霄竊暗闕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  
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  
集策畧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  
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錐乃知士子待  
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  
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  
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勸宴  
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  
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

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白樂天詩  
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  
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  
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  
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  
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  
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  
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  
謂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  
尚主司也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  
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  
裔孫為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  
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  
句云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

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  
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斲者



飲者度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  
而相戲者怒相踈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  
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  
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  
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  
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  
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  
鳴嘶老顙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  
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一聲前者既濟  
山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  
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  
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  
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則同  
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  
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  
圖有二馬復令識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  
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

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  
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  
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  
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  
騾裏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瞻彼駿骨  
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  
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  
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  
讀此詩文數篇眞能使入方寸超然意氣橫  
出可謂妙絕動宮墻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  
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  
以爲所未見指期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  
下之田遂以潦告餘干安仁乃於八月罹地  
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莖幹  
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蠱賊也九月十  
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

蘇詩補註

卷之二十一

蘇詩補註

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  
復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  
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  
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  
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  
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  
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傷曰賢哲  
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  
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  
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或有不甚  
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  
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  
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  
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  
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  
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  
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  
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

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七 終

新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十一  
字  
新  
版  
評

容齋五筆卷第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  
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  
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  
已一分何况纒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  
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  
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  
金鑿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  
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  
一年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  
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變四十身白髮生况我  
今四十本來形兒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  
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爲老憂  
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纒年四十鬢如  
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  
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

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行年  
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  
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頽卧江城鬢髮  
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  
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  
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  
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  
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  
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  
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  
前五十今年花前五十五尚年七十猶強  
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  
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  
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  
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  
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

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擬身年六十遊春  
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  
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  
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  
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點欲  
何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  
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  
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  
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  
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  
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  
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  
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  
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  
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五  
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  
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巳年七十一眼昏須



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  
 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  
 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  
 春壽及七十五倖露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  
 素重樂天故間亦幼之如龍鍾三十引勞其  
 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正用其  
 語又四十衰髮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  
 今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比窻宿吾  
 頭四十九賴此一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  
 年四十九窮不死五十五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  
 今如白髮蒼顏五十三家強遺試春衫  
 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  
 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顏  
 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與君皆  
 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為宰相李義府所惡出  
 天將富此翁

為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曹船覆  
沒免官其後百齊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  
刺史仁執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  
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  
事天將富此翁此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  
云劉仁執詩天將富此翁以醉為富也然  
則唐吏以此為仁執之語而不言其詩為未  
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  
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  
餘積可以繫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  
為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三萬  
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萬月可奉晨昏廩  
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囤貶江州司馬曰散員  
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  
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

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高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爲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道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蒲困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僇免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它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祕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

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  
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  
然後兼賣所居宅髮鬚獲緡二三千但恐此  
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  
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  
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  
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  
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  
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  
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韋貫  
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為失矣白集載與  
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  
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逆  
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  
僕以書籍以來未敢有此事苟有所見雖畝  
阜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



為吾醉公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  
 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  
 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  
 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稂  
 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  
 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愈  
 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  
 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斛為率而五分  
 之為三投一為五升者四三斛者以釀五  
 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麴皆澤以  
 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  
 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壘按而井泓  
 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凡餅烈而麴  
 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  
 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  
 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  
 定也既定乃注以斛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  
 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今也既

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今也既

五十一卷

五十一卷

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  
 筭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椽  
 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槽中熟攪而  
 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  
 也動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  
 而不猛也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  
 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  
 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  
 咀爵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  
 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  
 石竒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未云共  
 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  
 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  
 鑄三字十五年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  
 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  
 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挑葉去歲樓中別柳

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唯李君知注云  
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義始  
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  
小樓中婀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去後  
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句又  
荅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  
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  
住春隋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賞却羅袖  
柳枝尋放還觸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  
房空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

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四聲  
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  
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三  
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  
予為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莘云簡  
字韻甚窄若撰字又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



乃可爾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  
 者之撰欠伸撰杖履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  
 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子  
 曰尚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  
 才出入廂邏卒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  
 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為逐一剖析  
 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為上  
 聲靚為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虐若深淵  
 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  
 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浙入  
 兩音殊為非理予各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  
 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類年三  
 易有道人指曰靜之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  
 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為靚云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  
 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  
 揚於陵回贈其祖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為

郡夫人馬摠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  
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  
植爲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  
亡伯祐南臣今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  
去年以來累有慶澤九在朝列再蒙追禁或  
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命  
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  
叙勲封持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  
如此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  
祖既已得旨而爲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  
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  
訓故者如邨谷風之詩爲淫新昏棄舊室而  
作其詞曰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  
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  
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非惟於詩意  
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訂謨

海石藏書  
卷之二十一  
八  
長

定命遠猶告毛公曰訐大也謨謀也猶道  
 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  
 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  
 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  
 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而臣下於表章  
 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  
 也鄭箋言后稷之在母終人道十月而彌終  
 案訓彌為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矣既釋彌為終又曰酋終也頗涉  
 煩復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  
 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穠誕  
 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為大於義亦  
 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為  
 發語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  
 此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  
 誕日誕辰慶誕皆為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  
 可華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

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  
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  
曰以伯舅盞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  
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於堂下而受胙  
於堂上令人簡牘謝饋者輒曰謹已下拜猶  
未爲甚失若天威不遠顔咫尺則上四字爲  
天子設下三字爲人臣設故注言天鑒察不  
遠威嚴常在顔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  
奏中言違顔或曰咫顔咫尺之類自無害也  
爽戾如用龍顔聖顔天顔之類自無害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  
中田弘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  
鎮幽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  
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父長之策輕徙田  
弘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  
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  
宿望烏重嗣李光顔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

列古書生 一合書館印

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  
 朔訖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為痛哭而  
 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  
 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  
 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為神  
 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取矣此表乃白居  
 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為宰相恐裴度  
 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  
 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  
 積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  
 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  
 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諱謗並至雖  
 內省行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為有玷盛德  
 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為有玷盛德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為四卷命曰策林其  
 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  
 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化澆朴復雍熙

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

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

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

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

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

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

羅尼經凡三千二百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

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

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

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

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

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字

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唐

長慶二年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所刻金  
 字經白樂天為作碑文其叙如此予切愛其  
 簡明繁亮故備錄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

終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  
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免惱嵇康  
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  
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  
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  
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又樂天所  
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蠻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  
能忘情吟一篇尤為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  
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  
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  
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  
各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  
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



嘶慘然立見拜婉變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慙  
默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  
數十聲聲成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  
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  
拮因自晒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  
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  
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  
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  
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  
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  
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  
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  
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  
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爾勿啼駱反歎  
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  
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雖兮而別虞兮乃  
目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  
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

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為擲技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為之作詩有不似揚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為可歎也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

求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

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功德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刊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

處却芟去之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眞  
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  
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  
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  
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皆  
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思不能  
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  
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  
予一人名高當世行蒲天下措國於太山之  
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畧定天  
若相之又復奪之珍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  
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  
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  
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  
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太  
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暮綱紀畧  
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旣予之又復奪之

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為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極今莫能

改其所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比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攷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貨事雕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晏不敢嘗乃茲隨比客枯栗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

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  
 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  
 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  
 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  
 勤後識東坡為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近  
 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  
 據予因本於詩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  
 曰委蛇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  
 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兒委  
 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  
 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  
 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  
 從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  
 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  
 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

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  
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  
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  
委蛇一本作透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  
長也八曰透移劉向九歎尊江曲之透移九  
曰透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透蛇之節十曰透  
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矮  
蛇李善注矮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透池漢  
逢盛碑當遂過池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  
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  
廟碑蛇蛇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  
佐不暇尋釋之爾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

東不可各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  
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為簡雅然有當  
避就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  
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  
章注云章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

大匠紹興三十年予爲省試參詳官主司委  
出詞科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爲箴予曰  
君但知漢表耳霍光傳元之喪賜東園温明  
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  
董賢傳東園祀器以賜賢注引漢舊儀東園  
祀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院驚謝而退然  
則以東名園是爲不可予有兩園適居東西  
故扁西爲西園而以東爲東圃蓋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  
之與參其義皆同鴟鴞序刺不壹也又云用  
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  
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  
者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  
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  
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  
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

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  
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  
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  
之與父十之與拾百之與陌亦然予項在英  
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  
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爲誦藍田壁記命之  
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者皆哂  
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貳譏笑若以古  
字論之亦未爲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  
詠而采借隸法扁爲壹味讀者多以爲疑顧  
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  
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願師古注恙憂也何憂  
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  
無訓病之義蓋旣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  
古之說甚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  
貴恙謂輕者爲微恙心恙風疾爲風



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字如文帝紀人自以為

前漢書好用人字如文帝紀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自安難動搖元帝

紀人自以得食貨志人自愛而重

犯法韓信傳人自以得食貨志人自愛而重

故諸儒以百數言人自以為得食貨志人自愛而重

叔孫通傳吏人奉職賈誼傳人各如其

意所出揚雄傳人壽傳人以各錄鮑宣傳人

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以各錄鮑宣傳人

為欲張騫傳人延問嚴安傳人尋傳人以自

賢王莽傳人延問嚴安傳人尋傳人以自

生王吉傳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

如崔駰傳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莫不

畏憲吳漢傳諸將人自危荀彧傳人自安

人懷憂王允傳人自危荀彧傳人自安

呂強傳諸常侍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

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



元元范升傳元元馬所呼天免元元之急鍾  
 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  
 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元元是也予謂  
 災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元元黎  
 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  
 善意也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顏注或云元元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敗潮州  
 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  
 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  
 之郊廟雖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  
 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肯多遜而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  
 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  
 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  
 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伎大與諫表不侔當時

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  
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  
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  
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  
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  
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爲歸命君上然其  
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  
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伎詞真爲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荅舒負外云負外游  
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  
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  
值坐衙處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  
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配顏一笑  
天桃綻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與  
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  
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游嵩山  
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  
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

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  
 公於彭城一日掉小舟與顏長道携盼卿三  
 子游泗水南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  
 坡時以事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  
 視而笑以爲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  
 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  
 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  
 漿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  
 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  
 亦值知已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  
 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  
 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曠曠隱曉霞  
 瑶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  
 王卻眾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  
 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  
 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

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  
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  
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紉翠  
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傳  
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  
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發鷺  
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  
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穀不搖風宮  
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  
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  
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  
鍊鏡篇云五飛天龍人呼爲天子五日午  
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呼爲天子五日午  
太宗常以人爲鏡監古今不監容乃知天  
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  
予亦嘗有一鑑云願諸醫國三年艾不博江  
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

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  
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九終

容齋五筆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



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  
 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  
 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  
 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  
 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  
 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基罷不  
 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  
 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  
 曰夢中作。末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  
 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  
 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  
 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  
 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梢溪足。斜  
 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飜藻白魚跳。江動月  
 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裹纜。小徑

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鷗雞釣艇收縵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楊花鋪白檀點溪荷葉疊青錢筠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繫閣軍城鼓振橋鷗和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舫艫猿偷上蜻蜒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斷侵星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力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乘舟之詩為及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

庶母夷姜生急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諧急子宣姜者宣

公所納殺之妻翻諧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

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

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

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急子即

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

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諧兄壽又能代為使

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辨也然則十

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

一一字銅闕

謂端為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為壹端或終言端匹按左

傳幣錦二兩注云二匹為一端二端為一兩

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

相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

致仕官束帛以綰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  
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  
束帛交箋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  
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  
五匹遂見一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  
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  
足取信案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  
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  
此爲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  
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  
我去草堂別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  
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  
不出劉夔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  
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  
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  
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

曾與雪爲鄰顧况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  
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  
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  
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待新秋景  
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  
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  
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刻  
中山湖上千峯處處開芳草白雲留我住世  
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大氏志在尊王  
至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  
國史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  
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  
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  
每事斷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  
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  
鮮今表二傳之語以示兕曹公羊云益師卒

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  
 及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日隱之也過時  
 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難也當  
 取邑不日此相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  
 衛伐不日此何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  
 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狄于鹹其日  
 戰不日此何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其日  
 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  
 穀梁最多甲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  
 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  
 不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  
 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  
 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  
 于柯相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媵陳人之婦其  
 不日數渝惡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  
 日葬閱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故也  
 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相盟不日此何以有

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微  
 石于宋是月六鷓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鵙  
 有知之何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  
 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再  
 致天子故謹而日之繫於月月繫於時其  
 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鬯日鬯  
 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  
 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與公盟以其日也  
 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  
 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  
 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甲國月  
 夷狄不日其日路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  
 卒而不日其日少進也癸酉戰于牽其日或曰  
 日其戰也或曰其日其悉也梁山崩不言日何也  
 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  
 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  
 會不日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

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統出奔邾其日正統之  
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卒而月葬不葬  
夷之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  
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  
比之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  
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日也  
論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  
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喜怒  
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祥何足以為喜怒  
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  
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  
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  
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  
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



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  
能知  
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負外郎  
武陵柳應辰時為求州通判仍舊有詩云  
石在江邊心閑將此地鑄自後人來  
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閭中陳思者跋云  
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  
知其何為押字古今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  
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鑄刻廣博如許已怪  
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  
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  
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  
負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  
行至白木夢拱辰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  
公游溪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  
遂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  
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  
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  
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母若丹朱傲用  
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  
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源丹朱之惡固在  
所絕方舜禹之世願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  
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成王滅唐而封太叔  
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  
龍爲御龍子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  
夏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  
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  
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  
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說文解字 卷之三 上 三十一 一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為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柰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辭之為薛終不可予時為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  
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  
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  
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爲丁  
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  
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  
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  
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  
歲再易主成帝末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  
王氏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  
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頽維光武建武之時  
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  
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  
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  
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  
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  
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  
訖隋南北分裂九縣騰回在所不論唐太宗

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為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煨燔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惛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揔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為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

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為集賢而召故相  
呂文穆公蒙正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  
文正公旦文穆公致若為參政不次補而畢  
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士冠忠愍公準由三  
司使並命為史館集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  
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  
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為昭文富為集賢而  
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  
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四年亦罷韓  
復為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  
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自門下  
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兼侍  
中行左僕射而已為右以佐之  
宣仁不許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  
行右僕射會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  
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  
四入輒為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  
冬湯岐公思退為右僕射張魏公浚為樞密

使

孝宗欲命張爲左請於

德壽

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

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

終

自隨筆權輿而續之次三至五合七十  
四卷

容齋先生文敏洪公之所紀述也筆爲  
卷各十六咸冠以叙五獨十卷而無題  
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

先生父子伯仲以文錄相禪屹爲一代  
詩書禮樂宗主論

中興人物巨擘當首屈也蒙知  
四朝眡儀兩地大而裁成



# 國史作

宋一經次而代

言坡掖雷風鼓動其它高文大冊分  
兩橐而是書所載又翰墨之餘力也其  
爲書也陰陽象緯是鈎是索經籍傳註  
是糾是砭古事於我乎發敷古人於我  
乎品藻正譌攷異核僞剖微若典故沿  
革若姓族譜謀文有町畦詩有胎骨源  
而委葉而根下逮僊梵鑿數亦時罔羅

爲之量齊千彙萬狀而道以貫之卒歸  
乎一也圭璋璧琮旅櫛位置而犀象珠  
貝鐘磬彝鬲又錯其中麗其側也今  
江右祥刑使者寺簿公視

先生爲從祖顛笮作屏依然遺愛

聞孫紹最因任乘輅亦旣出潢池赤子  
勞徠而枕席之臺府文書益省迺裒五  
筆而刻諸梓校寶婺舊刊茲爲全書將  
使章貢父老指爲棠陰之菱也以櫛閭

閻晚生首况摹本俾克紬繹念替侍

先生丈席嘗竊窺緒餘或與客語悠然  
反隅或閱近書躍然觸機輒引筆行墨  
頃刻數則殆如鑿地而井隨鑿湧泉橋  
衡百罌衮衮不竭巨盜萬繭信手得緒  
縑之杼之可丈而可匹也漢王充有書  
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名曰論衡而  
唐李肇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  
采風俗助譚笑號其書國史補論議有

識以權衡史籍有功於裨補沿名取義  
於

先生宜兩得也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而史補董董三卷彼善於此猶足  
稱雄然史載充著書時閉門潛思絕慶  
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或者爲

先生哂之彼一何勞而我佚也蔡邕入  
吳始得其書歸藏帳中或搜得抱數卷  
去邕囑勿廣曰惟我與爾共之噫嘻邕

獲它人書閱恠如寶

寺簿公乃出其家書與衆共之自是人  
可讀戶可傳又將無翼而蜚且至雞林  
矣此其量之廣狹見之公私又何翅山  
淵負而霄壤隔也嘉定壬申子月初吉  
里學生從事郎充江南西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丘楮謹書

叔祖文敏公居閑日久著述爲多隨筆  
五書凡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摭摭典故  
參訂品藻精審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  
襲叔頃守章貢後

公四十年以其書餽于郡齋謁來守建  
又後

公四十三年於是復餽此書于建方欲  
彙公之文刻寘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  
當嗣圖之以成

山莊先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  
既望姪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  
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及謹識

容齋隨筆初刊于婺女自  
續至五繼刊于章貢然歲  
久字漫不復可辨紹定改  
元偶得建溪刊本詳加

校命工鋟梓始於是年之  
仲春訖於次年之季秋刊  
成全書庶幾流傳益廣云  
重九日臨川周謹書





跋

洪文敏自序稱余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費一歲丘櫛跋稱筆爲卷各十六咸冠以叙五獨十卷而無題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隨筆刻於婺州嘉定中其侄孫伋守章貢始裒五筆鋟於郡齋其後移守建寧又復鋟之紹定改元臨川周謹得建溪刊本更爲覆刻是本隨筆續筆均宋刻宋諱闕筆或改字以避當卽伋守章貢時所刊者字體端嚴寫刻絕精明嘉靖本誤處甚多此可是正四筆卷一至五亦宋刻行款相同然刻工姓名無一與首二筆同者且字體已轉爲圓潤疑是建寧覆本且有元大德補刊之葉餘皆配以明華氏會通館銅活字板此由宋紹定刊本出世亦推爲善本顧間有訛奪四筆卷八承天塔記或疾疫連數十州至穆護歌末行

誤入項韓兵書第二三行間今爲移正取便讀者其空格闕  
字則仍未敢率補清代坊刻隨筆卷九闕五胡亂華一則三筆  
卷三闕北狄俘虜之苦一則卷五闕北虜誅宗王一則蓋當時  
深諱胡虜等字刊者懼罹禁網故概從刪削又三筆卷七唐昭  
宗恤錄儒士一則坊本移入卷五均非洪氏舊第其竄亂脫漏  
殆更甚已民國紀元二十三年十月海鹽張元濟